

新青年小說叢書一蘇冠明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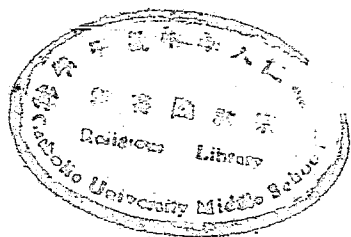
魔窟



澳門慈幼印書館印行

11.22

F 86



獄魔

此書由
輔
中移來
現由本圖書館負責保管



二十之書叢說小年青新

MG
314
45

魔 獄

述譯典殷紀



3 1760 6243 2

版出館書印幼慈

目次：

一	騎士	三
二	堡內	一二
三	途中	一五
四	白魁	三九
五	虎口	四六
六	頸串	五七
七	鐸德	七〇
八	門獅	七九
九	奇遇	八八
	尾語	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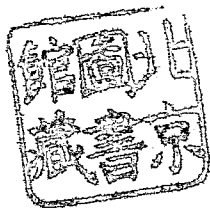
楔子

公元七一一年，阿剌伯的主帥達勒（Tarik）率領一枝回教遠征軍，從非洲的熱的沙漠，跨過直布羅陀海峽，擊敗了董·羅德烈古（Don Rodrigo）的海軍，便在西班牙的沿岸登陸了。

經過了三年血戰，摩爾人疾速地佔了西班牙所有的城堡。那時候，西班牙的愛國志士，爲圖謀恢復自己的故國，便組織了許多民軍，盤據在北部的高原上；以神秘的行踪，不時的出襲敵人，破壞敵人的實力，這樣就持續了百多年。他們先後的克復了俄威道（Oviedo），和里安（Leon）；九一四年，安道翁二世（Ordoño II）建立了第一個公教王國。雖然那時公教徒的力量並不十分強健，但是他們常是向前邁進的。

在好幾次劇烈的戰爭之後，卡斯提爾（Castilia），哥多哇（Gadonia），亞拉岡（Arago-
na）和巴塞羅納（Barcelona）諸小國，都成了公教徒的新疆土。

① Moors 非洲北部之民族，爲阿剌伯人及巴利利人的混合種族。初時具信奉公教的，公元七世紀，被薩拉森人所征服，改奉了回教。



一〇三五年，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o I) 和他的兒子亞爾豐素猛烈的反擊摩爾人，若果不是阿刺伯的將軍若鑿 (Jousson) 從非洲領着大軍起來援救，回教的勢力在那時便會完全的被粉碎，西班牙便統一着成爲公教的國家了。

當時公教人的勝利，一方面固然是賴於自己的努力，而另一方面却是由於摩爾人的內部互相衝突所促成的。在回教徒得勝西班牙的初期（七五六——七八八年）摩爾人亞德·厄·辣孟 (Ald-el-Rhaman)，把一切的佔領地，聯成整一的回教王國。以壯偉秀麗的哥多哇爲首都。那時的聲勢，確是雄極一時。但自從他去世之後，他的下屬便爭權奪利，彼此以干戈相見了；其如西尼加里亞 (Sinigaglia)，托利多 (Toledo)，美黎達 (Merida) 和沙拉哥薩 (Saragossa) 等處，竟獨立的各自爲政。

護罕默德的信徒和西班牙人爭持了三百年，先後的經過了三千七百多次戰仗，結果鬥不過公教人。在一四九二年的時候，他們連最後所餘的格拉達拿省 (Granada) 也給西班牙王斐迪南奪回；從此回教人的勢力，便完全的被趕出西班牙的境外，不能再復在半島上稱雄了。

一 騎士

當回教徒入西班牙後約三百年，即十一世紀的初期，亞爾豐素做着卡斯提爾的國王。在炎熱夏季中的一天，有一位面貌俊秀，體格魁梧的貴族騎士，牽着一匹高頭駿馬，在杜羅河的右岸，起伏不絕的群山中，朝着薩拉曼加前行；這些山岡曾目睹過不知多少次異常慘酷的流血爭殺了，在它們之中，隱藏着許多條通往公教人阿斯都靈堡壘去的小徑。酷熱的陽光，猛烈地照射在這個貴族的頭上，益增旅途上的困苦；騎士穿着的衣甲，都給汗弄濕了；他已疲乏不堪，可是依還抖擻着精神；牽着那匹駿馬急急地走着。看他外表，可知道他是走過了許多路程。那些密集而狹小的山徑，騎士彷彿很熟識，從容地在一條狹小而曲折的山徑上走着；那條山徑很狹窄，而且地面又多沙石，崎嶇難行，一不留心，便會迷失了它的去向。末了，那位騎士走到了山頂。在那處聳立着一具是救世者的標記——十字架，架旁的泥地，還豎有一方石塊，石面雕着聖母七苦的聖像。公教的騎士走到這裡，誰會不向架上的耶穌及祂的母親瑪利亞祈禱，懇求祂們護佑的呢！青年騎士脫下他的頭盔，跪下，誦了一節祈禱文，這是每一個西班牙戰士所酷愛的禱文，大意是求天主護佑公教的戰士，殲滅那些頑強的回教徒。他跳上馬背，直向山

下馳去。不多時，便進入了一個叢密的森林裡；林內有許多盤曲的大樹，樹下的陰地很寬大。那位騎士覺得很爽快，把右手擱在腰間的長劍上，雙目留神的望着前方，似乎是預覺到附近會有仇敵在埋伏着。他慢慢的在林子裡走着，直到一條小河的岸畔；那條河，因為近來下過多量的雨，所以水流很湍急。在河上，本來是架有一座堅固的橋，爲便利人們渡河的，但現在已被水浪衝毀了，祇孤單地賸下一根朽腐的樑木，橫架在兩岸。除非是極勇敢的，常人多不敢在它的上面渡過對岸去。

他並不是個怯懦的騎士，這個障礙嚇不住他，他用刺馬輪迫他的坐騎涉入水中；當快要到達對岸時，突然有一聲失望的呼叫刺進他的耳鼓，他出奇地轉過頭來看看；原來有一個人正在急流裡，雙手緊抱着那條朽腐的樑木。大概這個旅人想借助這條樑木渡河，以致招來這件不幸的事罷。騎士確沒有時間可來思索該怎樣辦的；他若要救這個不幸的人出險，就只有一個：回頭走。他憶起從前所發過的誓來，所以連一分鐘也不拖延，立刻強自己的坐騎轉頭，衝到那個可憐的人跟前，恰巧在這時，水浪正淹沒了他；騎士急忙抓牢他的衣領，把他提到馬上，叫他緊挽着自己的腰帶。遇險的人，用了這樣多的氣力，假使那腰帶不是用鹿皮造，和裡面沒有夾着鐵條的，那定會給他抓斷了。騎士趕馬上到了河岸，伸手扶他下了馬。這個可憐的人的脚剛觸着地面，便無力的倒在地上，口中不絕吐出輕微的呻吟；青年騎士以探查的目光，投射在這個被他救活了的人的身上；但這一次，他再沒有伸手來幫助倒在地上的的人。

「一個猶太人！」他叫着，聲音是含有一點鄙視的意味。

「一個猶太人！爲什麼他會到這樹林裡來？難道要跟燒炭工人或獵人交換物品嗎？真的，

在西班牙境內，沒有一處看不到他們。啊！我永遠不能相信，一個猶太人，會有這樣的胆量，走入這個如此危險的森林裡！哼！用一根朽腐的樑木渡過一條這樣湍急的河，他確是太斗胆了？」

到底，他是一個仁愛的青年；他在背囊裡取出一瓶酒，待猶太人拭去臉上的水後，便遞過去，說：

「這隻瓶子，是不用送還給我。原因你也明白，一位公教的騎士，再不會用這隻已沾過猶太人的咀唇的瓶子盛酒飲的。」

猶太人並不做聲，接過瓶子來靜靜的喝着。同時騎士把剛才在河裡沾來的水和泥揩去，放自己的馬兒安閒地在岸傍吃草。

不久之後，酒的效力發生作用了；猶太人的氣力已恢復過來，自由的呼吸着。隨後，他跪倒在自己的救命恩人跟前，合着雙手說：

「啊！我要懇求主一千倍的酬謝你對一位貧窮而可憐的猶太人所做的事；祂的聖寵和護佑，永遠的降在你的身上。凡你所需的，主將滿足你，像剛才你待我一般；凡是你要經過的水道，主定要預備一座堅固的橋，或是一條船，像諾厄所有的，它要平安地載你到對岸去。主要給你像沙羅門般的聰敏，達尼爾的富厚，和山嶽的氣力。主之天神要引導你走路，像從前的拉斐爾天使帶領那個年輕的多俾亞一般，月亮要在黑夜裡光照你，太陽也要在白晝上顯耀你。一總的仇敵都要跪倒在你的跟前，低低的和塵埃相接的叩着首。你一切的思想，都要變成事實，與及假使一個可憐的猶太人，有能力來酬謝你，你知道，一定的，他要……」

『夠了！夠了！』青年搶着說，爲打斷這些感謝和讚頌的詩篇。『但是你要告訴我，當你把腳放在那根朽腐的樑木上的時候，你的腦袋究竟放在那兒？你們猶太人常說：水是没有棟樑的。難道你真的瞧不見那段樑木的中部是快要斷的嗎？假如你要救回自己的性命，你必得像貓兒似的善於跳躍，或是像游魚般精於游泳才行。』

『真的，我親愛的尊貴的先生！』猶太人很謙遜地答：『但是我沒有時間來選擇一個善法；在人類中，有誰個不願平安渡過河，而願被溺死的呢？待我來解釋吧。剛才有幾個強盜來襲擊我，不過他們實際是亞摩勒的騎兵。他們首先擊殺了我的驢子；以後，不消說，他們定要掠光我的錢財，再把那枝短劍刺進我的心裡。假使主沒有給我一雙強健的腳，那麼……』

騎士十分留心，聽猶太人說到這裡，便打斷他的話頭道：

『怎樣？有強盜搶掠你嗎？假使你沒有給他們拿着，你的本領也不差的。』

『感謝主！他們離開我很近，活像火同煙那末的近，但是我的腳是強健的，這樣我便逃脫了，走上那在河上的樑木了。』

聽見這樣的話，青年以一副疑惑不定的目光，向四周注射了一回。這裡是處在叢山當中，而且又生着許多稠密的樹木；在小河的两岸，也生長着許多矮小的灌木和大香樹。這個時候，林子的四周都很平靜，只有烏鴉的刮叫和微風擺動樹枝的响声。雖然是這樣的寂靜，但是騎士却聽得在不遠的地方，有一個極輕微的聲音傳來，彷彿是有人在蛇行着。猶太人却一點也聽不到，因爲剛才他所遇着的，使他的心很感動，而且覺得很害怕；他站在騎士的跟前，合着雙手，懇求騎士讓自己跟着他走，因爲他的心似乎預覺着一切的危險尚未完全渡過。

「但是你朝那裡走？」青年向猶太人問道。在他個人是不把任何危險放在眼內的，因為他的筋力既強健，軍器又極其精良。「我還沒有知道，你旅行的目的，是否跟我一樣。」

「先生！你看，你現在所走的路，祇能帶你到董·嘉治亞斯·地·味蘭羅（*Don Garcias de Vallano*）的堡壘，你的僕人也是朝這方向走的。」

「怎樣？你，猶太人，要到董·嘉治亞斯的堡壘去！」騎士叫着，他很奇怪，不相信會有這一回事。「我知道，在以前，他和你們並沒有什麼交情，而還設法防備你們，相像你們對於豬肉一般……你究竟到那裡幹什麼？」

「先生！時間會改變許多事物的。」猶太人說道。「在已往許多人輕看了夏伯蘭的子孫，現在却不然了，大半數的人都改了變這種荒謬的意見了。有人教我到那個堡壘去買一點值錢的鑽石和各種玉石珠寶。」

「你說什麼？你要到董·嘉治亞斯那裡買值錢的珠寶嗎？猶太人，你說謊了。那個堡壘的主人，是隣近最富有的。他只有買入，沒有賣出。還有，假如他要賣東西，一個猶太人總是在最後才得和他交易的。」

「先生！我欺騙你——我的救命恩人，有什麼益處呢？主會知道我剛才所說的話，全是真實的。假使你不討厭和一個猶太人作伴，請你跟我來，不久你就能看見我不是說謊了。」

騎士聽着這樣的話，心裡覺得很不安寧；他思索着，猛然的回轉頭來，（這個似乎並不是他的本意，）向着董·嘉治亞斯的方向遙望着。

突然聽見一個尖銳的聲音——噹！一枝箭在騎士的眼前掠過，接着第二枝隨着像閃電般的

迅速飛來；這次較為準確，射中那匹馬，牠本來是安靜地在主人身旁站着的。牠的傷勢很重，直仆在綠草地上，同時有三個強盜很靈敏的自灌木叢中跳出，襲擊猶太人和騎士。

猶太人發出了恐懼的呼喊，正要逃走，但是驚慌使他的兩腳軟癱了，倒在地上，昏厥過去。有一個強盜，撲在他的身上，舉劍要刺殺他。這個動作來得這樣倉猝，使騎士沒有餘時拔出。自己的長劍去搶救猶太人。但是他很迅速地把頭上的鐵盔脫下，套在手上，像使槌般運用它；他下手如此使勁，竟然一下子就打斷了那個強盜的脊椎骨。這一來便救了猶太人了。接着，他趕忙拔出腰間的長劍來捍衛自己，因為另一個強盜睨見他的前額沒有保障物，便偷空舉劍砍下來；這強盜第一次是失手，然而他却絕不失望，再要舉劍砍過來。不過騎士的劍却早一步落在他的身上，深深的砍着他的膊肩，使他再不能使用軍器。至於第三個強盜，看見兩個伙伴喪了命，自己的力量又比不上對方，便狼狽萬分的竄進叢密的林子去，趕着逃命了。

「假使在你的左面有一千個敵人，他們都不能得勝你，因為耶和華要吩咐他的天神來庇佑你所走的道路。」猶太人興奮地帶着短速的聲調說，他的渾身正劇烈的顫抖着。

「不錯，猶太人！」貴族的騎士說。「剛才確是天主的天神來助佑了我。但請告訴我，這幾個強人是否就是在對岸襲擊你的匪徒呢？」

「先生！是的！」

「唔，這些惡人，必然有一個渡河的妙法。他們在森林中的行踪是很詭秘的，突然便會在他們的犧牲者的背後撲出來。……呀！我可憐的鷹。」他說時，憂悶的盯了馬兒一眼，牠恰巧在呼吸着末了兒的一口氣；牠本來要死得光榮磊落，在戰陣上英勇地死去，不該死在擱途截

劫的匪徒的手裡。

同時，猶太人把衣服弄整齊，他還以為騎士沒有看見，急忙地把腹前一個皮製的盛着金錢的袋子在腰帶上緊緊的縛着。那知道，騎士已把一切窺破了，雖然他爲了失却那匹好馬，心裡充滿着惋惜，但却不能不發出輕蔑的口吻說：

「猶太人，不論在那個時候，那個場合，常常都是猶太人！」

騎士用脚點着幾個金幣，這是從猶太人的錢袋裡，偷空溜了出來，躺在綠草地上的。接着又說道：

「我並不希奇，這群詭詐的強盜，爲什麼要跟着你的足跡，爲的是他們的鼻嗅着了所要攫取的東西的氣味。我說的對嗎？」

聽過這幾句說話，猶太人暫時的偏促不安起來，但是過了一會兒，回答說：

「爲什麼我要說不是呢？是的，我和我的錢袋是有金洋的，而且是很多的金洋。但是我剛才向你說的話，總能叫你明白；金洋是我所需要的東西，難道在堡壘那兒我不要買珠寶嗎！」

他這樣說了，便把腰帶解下，把自己的錢袋張開；祇見裡面滿載着金閃閃的錢幣。他跪在青年的跟前道：

「先生！你曾兩次救過我的生命，隨你便取多少吧，就算你要全部取去，也取去吧；你是我的主人。而且，假如你對現在或是將來有一點意見的話，你祇要告訴賓·達末。他定要盡

① Ben-David，解說達末之子。Ben猶太語即兒子，猶太人很喜歡取前人的名字而加上ben字。

他的能力，不論什麼也肯做出來，爲叫你滿意。你不是在兇惡的水流裡把他抓上岸來嗎？還有，你不是在比第一次更厲害的危險裡，從那群橫蠻的強盜的手裡把他救出來嗎？與及你因爲以仁愛來對待他，而致把自己那匹良好的馬也失去了嗎？」

「假使你把錢給了我，對於你這次逃過強盜的手有什麼益處呢！」騎士冷淡地回答。但他的心却覺得有點兒感動。「因爲你這樣做了，依還是把錢弄掉的。」

「不，不要這樣！」騎士繼續說，他的語氣已較爲溫和了。「假若我因爲救過你，而獲得這種酬答，我便不配稱爲一位公教的騎士了。你把這些錢收回吧。在董·嘉治亞斯的馬廐內，有許多優良的馬，我敢說他定會送一匹給我。」

「爲了你輕視我所要獻給你的東西，我只有求夏伯蘭的天主，祇自己辭謝你所行的善功了。」說着，猶太人小心翼翼的把所有的金洋放回那連在腰帶上的錢袋去。又說：

「假使我才沒有猜錯你的去向跟我的是一樣，我便懇請你讓你這個卑賤的僕人跟着你的足印走路，再讓他在你的保障下前行。我的心很恐懼，就慌着在每一棵矮樹背後，會埋伏着強盜，突然的來襲擊我這個可憐的猶太人。」

猶太人很恭順地鞠躬着。

這個貴族的青年，對他的可憐的馬，投以最末一次的瞥視；他在多回的戰爭中都是這位騎士忠信的伴侶。於是，騎士開始走了，他的步伐是這樣的快，竟使他的同伴趕得非常吃力。

山巒漸次改變了它們巨大的身軀，變爲纖細的、秀雅的。剛才那條崎嶇的，僅有沙石的小路，現在彷彿是換上了一襲翠綠衣裳，這件綠衣的邊緣還裝飾着許多五光十色的珠粒。離路旁

再遠一點，巨大的石塊雜亂的堆着。從間隙中，長出了山毛櫸樹和蔓生植物；這種幼弱的植物，蔓延到各個石塊上，遮蔽了它們，再緣着樹幹攀到樹的頂部。這時太陽快要下山了，牠那疲弱的光線射進樹葉叢中，替牠們塗上一層鮮紅的色彩。尚有少許行程，這兩個旅行人便到達目的地了。

再走一會兒，在山坡的低陷處，他們便看見那座著名的堡壘了。它的得名一面因為牆垣的堅固，另一面却是因着它主人的富有和仁慈。

這座堡壘建在一個小山上，並不高，像是國王頭頂上的王冠一般。但是在它的四週高聳着的高山，彷彿就是些精銳的衛兵。堡壘是很穩固的，因為在它的四角上都建築了一座巨型的瞭望塔，兩重特別寬厚的圍牆，把這個堡壘圍着，外面再加上幾條護城河；河水都很深，曾多次喝過回教徒的血。在山麓下的田畦，都滿植了葡萄樹和橄欖樹。堡壘的後面，有一個很潤的平原，它的面積至少有十二公里，在這肥腴的田地上，淺浮着一片金黃色，原來五穀快要成熟了。當中屹立着一座田莊，平原的四周都是密林，其中的樹木大多是山毛櫸；從這些森林裡每年總供給許多燃料和各種小走獸等給人們使用的。

二 堡 內

望見了那座堡壘；青年騎士的臉容，便浮現着一種歡悅的顏色；在他的心中，似乎是迴想起在這座堡壘內所曾遇着過的事情。他加速了步伐前行着，不多時，便越過了數里的平原，來到護城河的前面了。這是不能否認的；越走近這個堡壘，他的心便越覺得不寧。到了河傍，他爽快的吹起號角來；同時堡壘正面的兩座瞭望台上，立即以號角回答他。不過號角的聲音是那樣的蕭條的，更撩起青年騎士的悵惘。城上的吊橋落下了，騎士和他的同伴都進了那個在牆垣後的草場上，但是在那裡，異常沉靜，一個人也見不着。

現在和八年以前，竟有這樣大的差別：八年前，他和董，嘉治亞斯聚在這裡，爲的是準備跟回教徒開仗。那時在草場上，許多候補騎士和他們的扈從練習劍術和矛術。馬師在教導那些高貴的戰馬，該如何跳躍，迴避刀劍的攻擊。獵人們也在訓練他們的犬和鷹。另外還有一群候補騎士，在那個寬大的大理石階上往來着，侍候這個堡壘的主人和他的賓客。從窗戶裡，又不時傳來這個堡壘的主人所鍾愛的樂師們飄逸的歌聲。然而現在是這樣的沉寂：沒有人跡，跟墳地一般，到處只有深沉的鬱悶。

在堡壘內，騎士首先過着的人叫伯多祿，他是這位諸侯的管家。在他的臉容上，現着一種深刻的愁悶，他的頭髮已變為白色了；一種極大的痛苦，在他的額前雕上了幾道皺紋來。

「伯多祿！」青年叫道。他不能不在外表上顯出心裡的不寧。「伯多祿！這裡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這裡真的是董，嘉治亞斯的堡壘嗎？」

「可惜是，董，余巴斯定。」伯多祿的唇上現着苦笑，答道：「不幸和痛苦侵入了這座堡壘，在這所屋子內，沒有一個靈魂不受到苦難的折磨。」

「快點告訴我，這裡曾發生了什麼不幸的事情？」青年急急的問道。

「董，嘉治亞斯……」管家似乎沒有勇氣說出來。

「至聖童貞女！……難道他死了嗎？」青年懇切地。

「不，還生活着，但是……」

「感謝主！……伯多祿，你趕快領我到那裡去。」

「到他那裡嗎？……先生！……要到托利多那裡才行，因為他現在是在那裡；我親愛的主人，給回教的君主亞利滿囚禁在牢獄裡了。」

聆了這一段駭人的消息，青年騎士的咀唇不禁迸出尖銳的驚叫聲。他的血彷彿是凝固了；他的臉容頓時變為死屍般青白。因為他和董，嘉治亞斯之間，是被一種極深摯的交情聯繫住，他敬順董，嘉治亞斯猶如第二個父親一樣。因為自從余巴斯定的父親身亡後，董，嘉治亞斯便把這個孤兒收養了，用着慈父般的心腸教育他，提拔他，使他變成一位道德完善的騎士。自從他有了二十一歲，獲得擢升為騎士的資格以後，董，嘉治亞斯便不願再以兒子的名目來稱呼他

，只願意叫他做自己的知友；常常願意幫助他；和保護他。

「伯多祿！」騎士說時，用力的握着管家的手臂。「請你從頭到尾告訴我，連最纖細的也告訴我，一個小字也不要隱瞞。假如你的說話，會叫我憂悶的，你也不用就慌，坦白的說出來罷。」

「你看，先生，你也許已經知道了，亞爾豐素，卡斯提爾的國王，跟托利多的君主亞利滿訂下六個月休戰的和約那件事罷。但我要告訴一件你所不知道的事情給你聽，那就是在簽定和約後數天，我的主人，還沒有知道國王所簽定的條約，因此便和他的軍隊，開入亞利滿的國境裡，那知這個回教的君主，洞悉了董·嘉治亞斯的計劃，準備了用全力來攻擊他。因此把我主人的軍隊擊潰了，不過他們，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博回一個很大的代價。至於董·嘉治亞斯，他雖然受了很多而且很重的創傷，却依然拍馬趕入敵人的陣地，他決心要獲得一個光榮的死亡。如果亞利滿——他最憎恨的人，沒有命令自己的兵士把他活擒，送到自己跟前的話那就好了。董·嘉治亞斯終於半死半活的被人擒住，送到托利多去。在那裡他先受了許多苦楚和咒罵，以後才給人放在牢獄裡。在獄內，我們聖的宗教最大的仇敵亞利滿，爲了要滿足自己的野性，給予這位公教人不少痛苦。現在，你大概可以明白他的夫人董娜·伍拉加，和他兩個女兒維維拉和蘇隸，在接到了訊息，知道她們所親愛的人遭遇着如此不幸的事情後，她們的心是受到何等創痛罷！不過這件慘事決不能鎖住他的夫人的雙手；相反，她立刻籌備了各樣東西，預備贖回自己的丈夫。但是那個狠惡的回教君主，却要她付出一百萬金洋的巨款。誰個富庶的貴族，可以付出這項款子呢？到底董娜·伍拉加並不失望，她要把所有的家產都變爲金洋；凡是屬於

這個家庭的田地和屋宇，除開這座堡壘外，別的都拍賣了！僕役們多半辭退了，凡是用金銀製成的器皿——你知道他們是有很多的——都鑄冶了。他們最後的不動產，也只有這所堡壘，而，也抵押給人家了。這樣全部的財產變賣以後，湊成的款項最高額還不過是六十萬，她立即把它獻給回教的君主，但是那個橫蠻的人，執意不肯開釋她的丈夫，還指偽先知的鬍子發誓：連一塊錢也不肯減少。就是亞爾豐素王出力幫助，也是徒然的；因為亞利滿認為董·嘉治亞斯並不是在戰陣上捉來的俘虜，而且是一個違犯了和約的人，故此他才敢拒絕卡斯提爾國王的請求。

「爲甚麼國王不以武力來打破那個監獄，救出他頂忠信的部下呢？」青年人很感動的問。

「在皇上的錢庫內，幾乎是空無一物了。」伯多祿答。「所以亞爾豐素王使不能跟他開仗。而亞利滿探知了這事，更不願把自己的主意變換一絲一毫。此外，在國王的扈從群裡，有許多個是董·嘉治亞斯的仇敵，還有，那些怯懦的人，現在正自欣自慰着，因為猛獅已被困在歌籠中了。以前這隻獅子的目光，曾使他們震攝不止！呀！災禍！它指導我們分辨出真正的與虛假的朋友。我尊貴的女主人，雖然在這樁事情上體味到非常的苦痛經驗，但是這個好心腸的女人，連一次也沒有悲歎哭泣過；在她的腦海裡，朝朝夕夕只有一個思想，就是要救出自己的丈夫。現在她要把珠寶和貴重的東西賣掉，好來湊多點金洋，然後再遣一個使者到托利多去，向那個回教君主獻禮和懇求。這回的禮物和懇求，本來足以使一塊頑石感動的；但是我怕這一次亞利滿還是不受感動，要是這樣，我們最後的一個希望，也得像煙消雲散了。」

「你，伯多祿，不要這樣說，凡是越沒有希望的，越該有希望存在。」董·余巴斯定高聲

叫着。「難道天上沒有一位天主嗎？我們可以全心信托祂；你以為祂——全能者會教這一朵在公教的騎士裡最美麗的花兒，要在沒有信德的人的監獄裡，了結一生嗎？」

亞利滿像魔鬼一般似的，憎恨一總的公教人；他為使他們受苦所用的各種兇殘的方法，是沒有一個人不知曉的。又因董·嘉治亞斯是回教徒的勁敵，亞利滿曾多次毒狠地咒罵逼他，所以這個回教君主，也許會決計在他身上復仇，就是把全世界的金錢擺在他的脚下，他也許還是不願開釋董·嘉治亞斯，而叫他繼續在獄裡受苦的。這位騎士之花的自由，尚有什麼方法可來挽救呢！……董·余巴斯定一向都不慣在一個已經決定了的計劃跟前畏縮躊躇的；不過這一回却非有極大的勇氣，是不易去實踐；所以他雖然用盡方法思索着怎樣應付這件艱辛的工作，始終不知道該怎樣做去才好。末了，他請伯多祿自己到董娜·伍拉加那裡去。

「我立刻去通知董娜·伍拉加。使她知道你來了。」管家說道。「但是你首先要讓我領你到客房去，我還要立刻叫僕役們來侍候你；像你這樣尊貴的客人，是極應享受特殊招待的。」他說完了，眼眶裡已含上了淚珠，接着又說：「可憐呀！董·余巴斯定，你的住處比從前改變了許多啦。」

伯多祿所說的，確是真情實理！這一座過去是富裕的、聲譽顯赫的堡壘，在目前，不論它的那一部份，都再也找不着這一類痕蹟了。

所有值錢的器皿，統統的變賣了，為湊足所要的款項，直截點說，是用來營救這個家庭的首領。

伯多祿帶着騎士到了他八年以前曾住過的房子。但是在房內，那些寶貝的家具和美麗的裝



，著浮在人個一有來原中流急；看看來頭過轉地奇出士騎

○木樑的腐朽條那著抱緊緊手雙



箭枝一！噯~~~~音聲的銳尖個一見聽然突
………過掠前眼的士騎在

飾品，它完全沒有了，只賸一些爲招待客人最需用的東西。

從前在董·嘉治亞斯的堡壘，許多次有由西班牙或是義大利來的名貴的酒，在它的餐桌上交流着；最可口的食物，或在金或是銀製的碟內，獻給各個尊貴的客人。這個光景，跟哥多哇或托利多的君主宴飲一般無異。可是如今却有這樣大的差別：伯多祿取來了一點款待客人的東西，一瓶普通的葡萄酒，一塊肉和一個黑麵包；這幾件東西是放在一隻土瓷的碟內。這位老管家的心，差不多要碎了。因爲他竟然會取出這樣寒酸的食物款待客人。董·余巴斯定看見他偏促不安的情態，立即竭力安慰他，但是伯多祿的眼，却飽含着辛酸的淚珠，急步的走開了。

在白色的大理石階上，伯多祿遇着了那個猶太人。他便詰問他來這裡幹什麼事。

『我名叫賓達未，是從理亞柴城來的猶太人。』往上走的人答道：『這個堡壘的主人囑咐我到這裡買點值錢的東西。』

『天啊！』管家大聲的叫着，同時，他彷彿覺到體內的血全冰凍了。『這麼嚴重，竟然要這樣的傢伙來幫忙！』

他用手勢招呼猶太人跟着自己走。

到了他的女主人的住宅前面，他便請猶太人稍待一刻，自己進去通知：賓達未已來了，另外還有一個客人，就是董·余巴斯定來探訪她們。聽到騎士來到的訊息，女主人顯出很快樂的模樣，但是她吩咐伯多祿向那位騎士回報，請他俟候片刻，因爲現在她不能立即接見他。接着，她說道：『快點領那個猶太人來這裡。』

管家按着女主人的命令做了；首先他把賓達未領進主人的房內，以後再回到董·余巴斯定

那裡，傳達主人的歉意。

這樣，青年的騎士，便有充足的時間，思考該用甚麼的言語，才能安慰這位憂悶的女人，還可以籌劃用甚麼方法可以把她的丈夫救回來。但是他的心，越思考也就越覺不安，他認為自己的義父的生命，是應該宣告絕望了。不過當伯多祿要來領他到女主人跟前時，他竭力壓制着自己的情感，好能在她的跟前現出平靜的樣子，以免惹起她的悲傷。管家推開了房門，正想領騎士進內，恰巧那個猶太人正從她的房裡出來；猶太人看見了騎士，不敢正視他，只是向他深深的鞠一躬。這時，董·余巴斯定才得着一個真正的憑據，知道這個猶太人並沒有說過謊話。

堡壘的女主人，連一顆淚珠也不曾偷偷的落下過，她只是沉靜而嚴肅的跟他交談罷了。她這種行爲，似乎在告訴別人，她的信念和她的意志，已整個的溶合在天主奧妙的安排裡了。她的穿着，跟以前改變得真厲害了，她現在穿着一領黑色的長衣，頭上披上了一幅黑紗，直蓋到肩膀上，僅露出那副莊嚴而又高貴的臉孔；這種裝扮，使她變成了寡婦的模樣。

『讚美天主，』女人答覆騎士的問候說：『感謝天主，祇領着你的脚步，來到這裡；你所進的屋子，是一所充滿了愛苦和鬱悶的屋子！我的孩子，一定無需我再多說話的，因為伯多祿早已和你說明了我們一切的不幸了。呀！你跟別的人來比較，是會容易點明白我們的痛苦，因為你比較別人多一點明白我們所失去的是那一樣的人物！』

『公教失去了最優良的騎士，而我却失去了最可愛的父親。』青年黯然神傷地說道。

『是的，你說得不錯，董·嘉治亞斯對於你的確無異是一位父親，一位很熱切愛你的父親。他有一個極寬宏的心！誰不愛戴他呢？誰不願意以自己的家產生命來贖回他的自由呢？』

她緘默了一會，以後又說道：

「在這種惡劣環境之下，你來探訪我們，這是多麼好的事，我真的不能以口舌說出來，你到了這裡，會令我最快樂！在黑暗籠罩底下，一個不幸的人，假使會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在他身傍，他定要得着慰藉的。」

「我對妳該說什麼呢？本來我要用點好話安慰妳，爲減輕妳的痛苦；但是我聆到這件惡耗之後，我的心也陷於憂悶之中，也需要別人來安慰。高貴的夫人，請妳告訴我，我爲妳該當做什麼？只要妳給我簽令就行了。爲了妳，不論何事我都肯去做；我的腕力、我的自由、我的血、完全是妳的。我已預備把本身的自由獻給妳，只要這件事能使妳的丈夫得着自由便得了。」

「我知道，親愛的孩子，爲了董，嘉治亞斯，你什麼也不怕的。呀！假使犧牲的工作不會白費，而能夠救回我的丈夫的話，那鎖着董、嘉治亞斯的桎梏，早就毀滅了。但是亞利滿是極度憎恨他的。爲了這個緣故，事情便不易辦了。我也許有能力使一隻在沙漠裡的猛獅平靜過來，但對於這一個沒有信德的人，我却無能爲力；他的人生興趣，只是要煽動仇視公教的風波。」

「雖然事情確實是這樣，到底我們該當存有希望的心才對；因爲那掌握着生死大權的全能者，一定不會把我們遺棄的。」騎士諒。

「假使天主沒有成爲我的希望和信德的寄託，我又怎能承當得起這麼多的痛苦呢！我不絕地以我的祈禱，我的眼淚和我的痛楚獻給祂，獻給那個在獅園裡把達尼爾救出來與及把茲凱勒從大魚的腹內提出來的全能者。我絲毫不懷疑，只消有一綫天主的光榮射進我的丈夫的囚獄裡，他的桎梏必要立時分裂的。」

這種堅定的信德，使青年人深受感動，激起了他的將要熄滅的勇氣。他十分明白，對於天主能信任到這個地步，無疑已經把握住勝利了。

這時董娜·伍拉加的兩個女兒：雅維拉和蘇辣也來到了。董·余巴斯定末一次見她倆的時候，她倆還是小女孩，可是八年之後，她倆都長成爲姿色不凡的女郎了。她倆是貞潔的、有德行的、心地極其良好的；爲了父親的不幸，她倆都很憂悶。待她倆見到董·余巴斯定，便情不自禁的又流下淚來，還是她們的母親把她們勸慰住。

後來，大女兒走近母親跟前說：『親愛的媽媽，妳爲了營救爸爸，什麼都拍賣了。請妳也讓我們姊妹倆變賣身上的飾物，湊多點贖款罷！』

說着，她走到一張滿堆了各式約指、珠寶、金釧、和其他名貴飾品的桌子跟前，從頸項上脫下兩條由阿刺伯金製成的頸串，放在那堆寶貴的東西上面。次女也跟着姊妹，放下幾顆珍珠和兩隻約指。但是她們的眼淚和孝心比起這些飾品，更有價值。

青年的騎士看見這種情景很是感動，正要讚美她倆的慷慨行爲，不料董娜·伍拉加竟以一種嚴肅的目光瞪着他，說：

『我們所做的，果真是超出了我們的本份嗎？假使有一個婦人，不願拋棄金銀、財產、或是本身的權益，爲拯救自己的丈夫，她是一個多麼可惡的婦人呢？一個女孩子爲營救自己的父親，而把一總的飾物交出來變賣，怎算得是超出了她的本份？董·余巴斯定，你萬萬不能疑惑我們這種犧牲是太難忍的。天主知道，我們在已往早就幹過更刻苦的行爲了。假使現在可以救出我的丈夫，或者他能在瞬間不感到痛苦的打擊，我們便算攀登在幸福的最高峯了。』

騎士的心，彷彿給一個鐵椎重重的敲擊着；他親眼見到這些犧牲的行爲，見到這幾個弱小女子對家主的偉大的愛，他能夠無所動于中嗎？他能甘居她們之後嗎？

他突然筆直的站起來，用着顫動的聲音說道：

「我並沒有金銀和珠寶，但是我有一件東西，我可以把它奉獻出來，那就是我的血、我的生命。爲要救回董·嘉治亞斯的自由，我決定把這些全獻出來，我定要毫無留戀的使它變成祭品。我在那個爲人類死去而負有五傷的痕跡者跟前發誓實踐剛才所說的話。」

堡壘的主人，起先是俯首，謙遜地說「謝謝你。」以後仰起頭來，送給青年敬意的一瞥。

「是的，」她繼續說道：「我沒有半點疑惑你的心思；我深信你是不怕任何困難的，你定會把你的義父從重重的獄牆和桎梏裡解救出來。如果他能脫險，都是你一手所做成的。我的孩子，天主將要降福你、扶佑你、成全你所起的誓；祂常常偕你在一起。你無需疑惑躊躇，你的善心，必要結出美滿的果實的，因爲我們天天都替你祈禱升到祂的寶座跟前。」

這時候，伯多祿進來說，晚餐已經預備好了。

菜肴是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了。他們一面吃一面談論那件值得重視的事情，在談話當中，堡壘的女主人，明顯地表示她已經有許久的時間，在萬難的當中，唯一的倚靠便是天主；而天主所有的意願欲望，在她眼裡看來，就都變爲命令了。末後這幾個貴族的女人，一致請求騎士，要他敘說在過去的八年內，離開了她們的家庭後，曾經遇着或是做過的事情。

說着，伯多祿進來，打斷她們的話頭，他來是要詢問他的主人該怎樣招待那個猶太人。

「你應該依照我們的堡壘一向招待客人的禮貌招待他，」她答：「因爲我沒有什麼憑據可

以猜疑他是一個不老實的人。這一個猶太人，比起他的已經失去了天主信仰的族人，是顯出很特別的。伯多祿，你向他說，我們明天才交易罷。」

以後她轉身向騎士說：

「爲買這些珠寶，賓達未所出的價錢可算是最高的。」

「盼望這一點錢，能夠滿足那個司教君主的奢望就好了。」雅維拉說。

母親聽見女兒的話，深深的歎一口氣說：

「關於這件事，親愛的女兒，我們很快便可以得着回音……」

她還沒有說完末後的幾個字，堡壘敲樓的瞭望台早已傳來了守衛所吹的號角聲了；堡壘的主人，一聽見這聲音，使彈簧似的跳起來，似乎有所感觸的叫道：

「茲尼亞回來了；他會告訴我們，從亞利滿口中吐出來的最末的答覆。爲了拯救我的丈夫，我已把屬於我的家產一文不剩的獻出來了。再待一會兒，我們便可知道，亞利滿是否輕視了我所獻出來的財寶了。」

不多時，茲尼亞果然真進來了，但是他那副現着憂悶的臉容，早就告訴人們，他並沒有帶來好的消息。

「天主要降福妳，高貴的女主人，我按着妳的命令，到了比利多，還把妳的信件呈給那個愛瑪了。但是他却不肯讓妳的卑賤的使者覲見他，相反，他却令我首先去會見他的維齊，

⑤ 這個維齊對我的態度，跟他的主人同樣的冷淡，而且還罵我，說我太驕傲，竟然胆敢會見愛瑪；與及拒絕了你所有的獻儀。最重要的，便是那個貪錢若渴的君主，認爲一百萬金洋還不夠，他要多點，就是從董·嘉治亞斯被捕入獄起，每個星期，要我們加繳一千金洋。」

聽到這些說話，董娜·伍拉加不禁吐出一聲苦痛的喊叫，兩個少女站起來，把手擎着，兩人的臉孔都變成死尸一般，高聲的喊哭着。

一切的希望都完了；最後的一線希望也給截斷了；現在唯有天主的神權才可以給她們以援助。

因爲這個貴族的女人，個性是堅強的，所以只消幾分鐘，她便完全回復了平靜。……：她望着天空，以堅定的口吻說：

「主，隨您的聖意吧！從前您把他賜給我們，現在您把他取回去，也只有您才可以再把他還給我們。您的聖名是常受讚美的。我的女兒，你們可以作証，凡是人類可以利用的方法，我們都用盡來救他了；但是却得不着甚麼效果。不過我們却不能讓失望困住我們，我們無須疑惑，天主自己定要求來處理這件事的。天主的援助，不是最有力量的嗎？」

接着她轉身向騎士說：

「董·余巴斯定，明天再見吧。現在我覺得要摒絕一切俗事，好能使我的熱切的祈求，更易升到我們最有力量保護者跟前去。」

① *Vat* 爲亞刺伯的宰相，或是其屬地君主手下的第一位臣子。

青年吻了她的手，祝她平安過此一夜後，便退回自己的房內，但是在他的腦海裡；正起伏着不少思潮。

女主人帶着兩個女兒，到堡壘內的小堂去。在那裡她們一直留到午夜。

騎士並不能入睡，他整夜只是苦心焦慮着，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營救董·嘉治亞斯。末了，他認為越有胆量是越好的，所以他定下了一個計劃，就是喬裝到托利多去，然後再混進那個囚禁着這位貴族的監獄，並且用一個最簡便的方法使他逃走。

翌日，他向堡壘的主人，訴說自己全盤的計劃。她很不贊成這個計劃，因為他認為要履行這個計劃，所冒的危險是太大了，雖則她是很愛自己的丈夫，而且這個愛也曾激動她使用一個最需要勇氣的方法，但是她現在眼見這位青年所定的計劃，却不敢贊同。而且，事實上，當他到了愛瑪那裡，可能做甚麼呢？在那裡他沒有朋友或是相識的人，又很容易給人看破他的使命，因為他是異鄉人，這是很易會惹起人家矚目的。這些和別的理由，全給這位高貴的女人羅列出來，為搖動騎士的志向。可是他的主意却一毫也沒有改變過，他感到有一種不能抵抗的、看不見的力量，正推使他到托利多那裡。另外他連一分鐘的時光也不願延誤，要立即起程。伯多祿趕忙到馬房裡，在賣餘的馬匹中，牽出一匹最好的馬來。騎士立即跳到馬鞍上，再向堡壘的主人及她的兩個女兒問候，她們三個都注視他，祝福他的行程。以後他便縱馬向前奔馳了。

三 到托利多去

騎士盼望着：他的馬兒的四隻腳上，能長出一雙翅膀來，這樣便能使自己早一點趕到目的地。但是可惜這匹馬在走路時，脚步特別沉重而穩定，因此他感到有點失意了。當他走到以前自己那匹好戰馬殉難的地方，他不能不惋歎道：

「呀！我可憐的鷹！我永遠再不能得回一頭像你這麼好的馬兒了。」

「請見諒，武士。」騎士突然聽到背後有個聲音這樣叫着。

青年立即轉頭去，看見賓達未坐在一頭驢子的背上。這隻畜牲，是從堡壘裡面買來的。

「假使你歡喜，」那個繼續說：「我替你買一匹駿馬：也許會比你以前的馬好得多哩。」

「每一個猶太人，都是善於稱譽自己的貨物是美好的；」騎士冷淡的答，因為他絲毫也不願接納賓達未給他的獻議。『這一點，可算是你們的種族極遠古的時代傳下來的高貴的習慣。不過，你的方向爲什麼老是跟我一樣？在堡壘那裡，你的交易，已辦妥了嗎？』

「是的，先生，那個堡壘的高貴女主人，向我所索取的款項，我都支付了。這一回的買賣，我所出價格是極高的，故此我不能賺到什麼錢。」

假使在別一個環境裡，青年人定然不相信猶太人所說的是真話；但是他曾經聽董娜·伍拉加說，在猶太人族中，賓達未可說是一個鶴立雞群的超卓人物。所以當下他對猶太人的名譽並沒有半點的猜疑，反而格外的溫和跟他談話。

「賓達未，你往那裡去？」騎士問：「這一條路是不能領你回到本鄉理亞崇城去的啊。」
 「我的先生；真的是這樣。」猶太人謙遜地答：「不過，一隻鴿子爲要躲避牠的仇敵梟鳥的利爪，使得兜個圈子，飛到牠的相好鷹那兒去，求鷹陰庇他飛回自己的巢裡。所以我懇求你完成你的仁慈工作，讓我和我的騾子，在離你不遠的地方跟着走，一直到離開這一個危險的森林。我一脫離這個林子的範圍，就能很安全的回到我的家裡了。」

騎士雖然不大願意在旅途上作這個猶太人的衛士，到底他答應了。恰巧這條路，是異常崎嶇，而且又多石塊的，所以董，余巴斯定的坐騎便不能奔跑了，這倒便宜了賓達未和他的騾子，可以趕得上騎士。可是他們倆個在行程中，絕少交談，這並不是他們相隔太遠，而是騎士感到沒有意味同猶太人說話。賓達未生性活潑，曾受過高等的教育，在旅途上本來是懷有滿肚的言語要跟騎士傾談；然而青年的騎士，却很冷漠，只是偶然回答一聲「是」或「不是」，他的答話真可以算出有過多少句的。他倆維持着這種近於沈默的態度繼續前進着。不久走到了森林的邊境，在這裡，小路便分歧作二支了。

「感謝天主！」猶太人叫道，在他的心頭上彷彿是脫掉了一塊重石。「因爲我沒有受過亞摩勒的騎兵嚙噬過。憑着你的銳利的目光和強有力的臂膊，他們再也不敢從自己的巢穴裡出來作怪了。」說到這裡，猶太人用着本族的習慣，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向騎士說着感謝、祝福

和讚美的言語。董·余巴斯定一點也沒有理會他的說話；只簡捷地向他致候，然後踏着刺馬輪，猛力踢那匹馬兒。但是可憐的畜牲，彷彿是熬不住這種痛楚；牠的雙膝突然屈跪在地上。這一下受傷得頗厲害，看樣是再不能繼續走遠路的了。騎士見了這種光景，臉上驟然露出一陣絕望的窘態。猶太人見了，便向他說：

「何必要這樣苦惱呢？我尊貴的先生，你大可以在西班牙種或是阿剌伯種的馬群中，再挑選一隻來做你的坐騎。只要你願意，你便能跨在一頭最好的馬的背上。」

「怎樣，你？」

「我所說的，都是千真萬確的話。現在你走着的路，是通往摩拿城（Mora）的。在那裡，住着一個叫盧匝番的人，他是一個著名的販馬商。我知道，在他的馬廄內，現在至少有二十頭最好的馬。就是一個國王要買牠們，也會極口稱譽的。」

「你所說的，好了好了，可惜在我的袋裡，沒有一筆錢可買一頭馬呀。」

「先生，請饒恕我，我知道你確實需要一筆錢做這件交易的。請你把這張紙條交給盧匝番，你就可以隨意挑選一匹馬做坐騎了。」

他說時，在一個簿子上撕了一張紙。很快的在紙上草了幾句猶太的文字。

「憑這一張紙，」他說：「凡是你和他做的交易，全部的金錢，我都答應替你清償。此外假使你需要錢的話，還可以向盧匝番要的，直到一萬個金洋。」

「你不耽慌會失去自己的錢財嗎？」青年很驚奇的問道，不過他的心却在暗自喜歡，會遭逢着這一個意外的款贈，而且對於自己又是有莫大助力的。

「我爲什麼要耽慌這樣的事呢？我很明白一個貴族的人，像你一般，決不會不肯把錢送給一個貧窮的、是你把他的生命救了的猶太人。假使你沒有能力的話，那麼賓達未一定也不會向你討還一個銅子的。他要記起自己墜在河裡和遇劫那兩回事。而且這事也能使他感到快活，因爲他能夠在無形中酬謝了自己的救命恩人。」

「猶太人，你放心吧；你不用猜疑我。」騎士豪爽的說：「說不定你會聽到我死亡的消息，不過你可以到董·嘉治亞斯的夫人那裡，她必要連一個銅子的數目也歸還給你。」

在現在的情形下，董·余巴斯除了接納猶太人的款贈之外，確實是別無辦法的。他不單是需要一頭駿馬，也還需要一個裝滿金洋的錢袋；因爲假使在他的袋裡，是空無一文，那麼他的計劃也就無從實現。這一回賓達未獻給他的禮物，真的是從天主美妙的照顧下賜來的恩典。事情定奪以後，兩人從新說過了再會，便各自向着目的地前行了。他們的腦子內，同時都想着此後不知何時方可再見面。不過，事實上他們很快的便會再相會了，可惜是在一個很奇怪而嚴重的局面下相見。

騎士遙見摩勒城內的房屋的圓頂，心裡不禁動盪起一種感謝的情緒來；因爲他的坐騎，受了很大的創傷，力量也快要消失了，幾乎再不能繼續走路。在離摩勒城不遠的地方，騎士跳下馬，放鬆了韁繩，便讓那頭可憐的畜牲自己去謀生了。進了城內，騎士向旁人詢問販馬商盧並的住址。這無需費多大的工夫，便找到了；照猶太人的風俗，他一身至少兼有十二個職份，他賣布、賣絲、賣馬、賣酒、和別的東西，所以誰也認識他；他的住宅，誰也很容易指出來。盧並悟用着很客氣接見騎士；當騎士把賓達未所寫的紙條交給他，他又極其恭敬，深深地鞠了

躬，才敢接收。跟着他立即領騎士到自己的馬廐去。在那裡，騎士才體會到賓達未所說的讚譽這些畜牲的良好和美麗，確實不是憑空而發的謊話。在馬廐裡，有着各色各樣的阿刺伯種馬。全球的人都同聲稱譽阿刺伯馬是最美好的，的確沒有說錯；因為牠們是活潑美麗，神態又極其雄偉。騎士從牠們中挑選了一隻，猶太人毫不吝嗇的讓騎士把牠牽走；他只是說騎士選了這頭馬，足以顯出騎士是極會相馬的。

「你接納賓達未替我償錢的保險嗎？」騎士問。

「先生，誰可以再找一個比他更安穩的保險呢！賓達未的親筆簽名，比金錢還有價值。」

「假使真是這樣，」青年加緊一步說：「請再替我取一千金洋來。」

「可以的，先生。」

「假使我再多要九千個金洋呢？」

「只要你說，我可以立刻交給你。」

盧並悟說着，便開了保險箱，從中取了九個袋子，它們的大小跟第一個恰巧一樣，說：

「你要的，這裡都有了，先生。假使你再多要一點的話，我也可以立即替你取來。」

「不用了，這個已經夠了，」騎士答，對於目前的事，他實在不能不希奇。「不過，請你告訴我，賓達未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你爲什麼會這樣恭敬他？」

「賓達未的名字，在天主的跟前和世人的眼內，都是極良好的。」盧並悟答：「不論貴族或是庶民；人人都很愛戴他。在我們猶太族裡，再找不到一個人的學識會像他那樣淵博和明智。他在搖籃裡時，主就賜給他像梅瑟的聰敏、達未的美麗和敘德（Childa）的快樂了。這一切不

拘你到那一處去詢問，人人總是會這樣答覆你的。賓達未的名字從必得蘇河起以至達哥河的流域內，都是受着人們莫大的恭敬。一切的手都伸張着來接待他；當他在族裡的會堂上張開口時，一切的耳朵都靜聽他的聲音，他所說的訓言比任何的珠寶都要貴重得多。」

董·余巴斯定很奇怪，會聽到一篇對於賓達未這麼難得的頌詞。在他的眼中，賓達未不過是個平凡的，貪婪的猶太人，一個做慣了重利盤剝的事的猶太人罷了。

雖然這個時期的猶太人，總不願給別人知道自己有多少財產和學識，到底過了不多時，董·余巴斯定就能得着憑據，証明了盧並悟所說的並不是謊話。

騎士向猶太人表示了祝候和感謝之後；便跳上馬背，再復在投向托利多的途徑前行。他的腰旁掛上了一柄鋒利的劍，他的身上藏有一個充實了全洋的錢袋，更加以他的坐騎是一頭精壯的馬；所以騎士滿心熱望的前進着。不過一步一步的走近托利多，他滿心的熱望也一點一點的降低了；換進來是一種失望的情緒。他的腦海裡只留着唯一的思想，就是該怎樣做才可以救出董·嘉治亞斯！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詭詐的手段。不過董·余巴斯定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不懂得該怎樣去做一套詭詐的行為，要他去踐行一個需要勇氣的方法，那更還容易。

他的心完全的陷在苦思焦慮中了。不覺走到一條小村，它離托利多城只有二里。突然氣候轉變，刮起狂風來，騎士便走進一家旅店去躲避。不多時，有一隊撒拉仙人的軍士走進來。董·余巴斯定只見這群軍士穿的是刺有銀線的軍衣，戴着輕便的盔帽，再加上一個盾牌和一件軍器，他立刻曉得這是愛瑪的侍衛。愛瑪的侍衛大多是從戰爭中撈來的匈牙利人，另一小部份是從亞歷山大城的商場上買來，或是以黃金跟威尼斯的商人交換來的奴隸所組成的。在他們當中

只有極少部份會說阿剌伯話。撒拉仙的君主很看重這群衛兵。他們的教練官大多是貴族充任，再不然便是那些已經拿出事實証明了自己是忠實的人充任。侍衛的新俸是相當優厚的；另外他們幹了一件壯烈的事後，還可以獲得一筆豐厚的賞錢。

走進旅店來避風的侍衛，他們的首領是個壯年人，神態異常莊嚴，好像是一個秘密的公使。他是第一個跟董·余巴斯定交談起來的。騎士的談吐，很得他的歡心。兩人初時祇是談些風土人情，以後他勸騎士加入愛瑪的侍衛群裏，因為這樣便能終生在財寶、光榮和安逸裡過日子。另外，他把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所喜愛的事物，都擺在騎士跟前，鼓其如簧之舌，為打動騎士的心他的提議。對於騎士確是不可多得的。這一個機會，使騎士能平安混入托利多城，不怕亞利滿的軍警發覺。因為在這個時候，凡是外來的客人要進托利多城，總要經過亞利滿所派的軍警一番嚴密的搜查。其次這個機會，還可以把騎士引到囚禁董·嘉治亞斯的監獄去。因為回王的兵，有時也要充作獄卒。……可是騎士並不立即接納這個提議，他說需要經過一點時間來考慮下這個問題；這是他的托詞，為掩飾一切，省得別人會猜疑他。他曲着兩手，把面部深深埋在手裡，經過了幾分鐘之久；當他把頭仰起來，表示願意加入皇室的衛隊服務時，那位軍官感到很滿足，在場的兵士也十分熱烈歡迎這位新的夥伴。因為騎士的英姿，把他們深深的吸引了。就在當天晚上，董·余巴斯定跟他們一起進了托利多城。

托利多城瀕着達哥河的右岸，河水蜿蜒的繞着城的三面。城內有許多輝煌的古代遺物，騎士見了也不禁連聲稱讚。雖則他曾到過聖地，瞻仰過東方和西方特有的古蹟；到底他對於這個四教京都的富麗，也不能不歎為觀止。

托利多約有二十萬居民，一道堅固的城垣把整座城圍住。在達哥河的右岸，有一座雄偉的砲台，像一個小王冠似的高踞在一幅岩石的頂上，守衛着城池。城內大部份土地，都給貴顯們用來建築府邸，另外還夾雜着許多回教的教堂、雲石琢磨的遊廊、遊樂場所、溫泉浴場、和美麗的噴水池等等。騎士的宿處是在俘虜營內，但這並不是一所簡陋的兵營，它簡直可以和一座宮殿相媲美。不過托利多城內的房子，任何一所都比不上回教君主的宮室那樣輝煌。皇宮裡面的設備，凡是人類的智慧所能創造的富庶、燦爛和壯麗的東西，一切俱全。這座宮殿——本來宮殿的名稱是有點不對，應該稱爲一座小城，因爲它是由許多座不相連的屋子組成，這些房屋正像那些風景優雅的公園裡的假石山一般惹人喜愛。宮殿的面積起自托利多城的中心，直到達哥河畔；在這許多美麗的房子中，特別惹人注意的，是愛瑪的住宅。這所房子是站在三千條美麗、光滑、來自義大利的雲石柱上；它的內部，裝飾着許多名貴的東西，不論是牆壁或是用具，一切都是極其精美的。有精工刺綉的窗簾、亮晶晶的鏡子、金造的花瓶和杯子。到處也可以見到金和銀的形蹟，它們似乎是被人們隨意向四方撒去一般。天花板和地板也鑲上不同色澤而發光的鑽石，屋頂上的樑和大廳裡的柱，都是用極名貴的檀木造的，在它們上面，雕刻了許多有藝術性的花紋。在舉行朝議的那個大廳，更是華貴奪目；石柱是由名貴的雲石琢成的，天花板不但雕刻着圖畫，還鑲上了珍珠。整個王朝中最能吸引人注意的，便是那座在廳的中央，一個用碧玉製成的噴池了。池中列着許多用純金製成的獅子、蛟龍、豹、鷹、白鴿、孔雀等，它們都是中空的，層層的蹲在一幅絕大的碧玉上；名貴的香液，不停的從它們口中滾出來。池內的香液中，有一隻純金製的天鵝，躍躍欲動，似乎正在浮泳着；它的琢刻技巧確夠精細，是



。擒就手東願不，死至門戰意決也，士騎的勇英青年



……士騎給遞串頸的成鑲五碧珠珍用條一下取上項頸從主公

君士坦丁堡一個著名金石匠心瀝血的作品。那隻高踞在禽獸群頂的孔雀的頭上，鑲着一顆絕大的、價值非凡的鑽石，它是希臘王黎安送來的禮物。整個大廳的牆壁，都給一幅有着金線和銀線刺綉的絲織品蓋着。這些織品是如此精巧玲瓏，真教人想不到是由人類粗拙的手造成，而會相信是仙女用她們的織手造成的。

董·余巴斯定對着當前這些美麗奪目，價值連城的東西，集中心情，也只能對着其中的一小部份欣賞、讚美。因為他整個的心靈，無時不在眷顧着那個在黑暗的牢獄裡的董·嘉治亞斯。爲了這個緣故，使得他對於一切移情寫目的東西所發出的興趣，也爲之減色不少。

在惡勢力的壓迫與凌辱下的公教人，他們在牢獄裡輾轉呻吟，其中有一位就是董娜·伍拉加的丈夫。他住的那個監獄，很接近亞利滿的王宮，而且還有一條地道；通到宮內，有了這條地道，愛瑪便可以很方便發洩自己的野性的快樂了。他不時到獄中巡視那羣不幸的人，加增他們肉體上所感到的痛苦，而且還用極狠毒的咒罵，刺心的譏誚來創傷那群可憐人的心靈。

這座監獄的外形，在美觀上言，倒可以跟王宮相比，但是它的內部，却跟外形大大的相反。它是一個悲慘的、黑暗的、可怖的地窖，凡是能叫犯人感到恐怖的設備，無一不全。爲了這個緣故，愛瑪的衛兵萬分不願到此地看守。不過只有一個人，却是例外，那就是董·余巴斯定。每當輪值他看守的時候，他便萬分的快樂。在那裡，他希望能夠跟義父很接近；也許董·嘉治亞斯得到自己的義子的呼喚聲而自慰着；或者是他倆僥倖的可以相遇交談；然而一次一次的過去，騎士已有六次來過這個恐怖的監獄的門前了，但是關於他的在獄裡的心愛人兒，却連一點的蹤跡也沒有發現過，所以騎士差一點兒就要絕望了。

一個秋天的晚上，這是聖母升天節的前夜，騎士第七次輪值做看守的獄卒，在這個平靜的夜裡，萬籟無聲，青年熱切的心，正傾慕着明天的瞻禮，同詩他向至聖馬利亞懇求，保護自己和董·嘉治亞斯，因為他深知她既被稱為仁慈之母，憂苦之慰，也就會廣施她的大能庇蔭自己。時鐘已敲過十二响了，再過一小時，便有別個侍衛來替騎士守衛了。然而這一夜他依還得不着接近他的朋友，他帶着焦急的神情，左右的瞪着，似乎是要用自己的目光來擊破監獄的牆壁和鐵門，好得找着自己的朋友的踪跡。就在這個時候，遠處的地道的一隅，突然現出了一點兒微弱的燈光。他看見幾個人正朝自己的方向走來。

「這件新奇的事究竟有什麼意義呢？」騎士問自己道，他的心急促的跳動着。

他所認為新奇的事，將要怎樣開展呢？原來騎士見到的來人，就是阿剌伯君主和侍衛長哈權、獄官亞利三人。

愛瑪來近了。離騎士尚有數步之遙，他轉頭向哈權說：

「你知道，這是一個全一不二的好漢嗎？」

「他確是一個言行合一的傢伙哩。我的主，他在您的侍衛當中，算是頂可靠的一個了。」

「很好，讓他來看看，也許我用得着他。」

哈權招着手，喚騎士上前，在騎士的耳朵低聲說道：

「你要像魚那樣啞吧，像狗一般聽命，懂罷！」

在黑暗的地道裡，騎士跟着他們前行。地道分着許多歧路，令騎士彷彿置身於迷陣內。這條路，對於陌生的人，一定有行路難之感。他們繼續走着，一直朝下走着。最後他們走到一道

鐵門的前面，鐵門下了三把堅牢的鐵鎖。亞利開了鎖，四個人便走進一個地窟內。在潮濕的泥地上，有一個人跪伏着，手縫裡插着一個由兩條木枝細成的十字架，他正在沉迷於熱誠的祈禱裡，毫不覺得有人進來。亞利把燈放在他的跟前；這對於騎士確是再好沒有的，他可以從容來審察那不幸的人的臉容。他馬上認得這人是誰，雖然酷刑曾大大的改變了犯人的容貌，然而騎士却認得他就是自己的義父董·嘉治亞斯。

董·嘉治亞斯定眼見這種情景，心內有什麼感觸呢？聰明的讀書者是可以想像到的。差一點兒，騎士就要襲起來，撲前去，緊緊擁抱住自己的義父了。不過他回心一想，要是這樣幹去，自己準得給別人拿住，送進獄牢裡，再不能跟自己的恩人會面。所以他抑制着自己的情感，假裝無事一般，以掩蔽人家的眼目。

犯人依然虔敬地祈禱着，彷彿沒有發覺自己的跟前站着幾個人一般。這種神情，重重地激起了回教君主的憤怒，他非常兇暴的樣子攫住犯人的肩膀，不住的搖撼他，同時口裡嘔出狂怒的咒罵：

「你認為我是個沒有價值的人，要用白眼來看我嗎？該死的奴才，你認識我是誰嗎？」

「你不是亞利滿嗎？我的劊子手。」董·嘉治亞斯聲息微弱的答。「時間對於你，會不會再拖長呢？它會教你多加一點凌辱給我嗎！黑夜裡，猛鷹要睡覺了，讓惡鬼在黑暗裡行事，把自己想要的東西抓住罷。」

「基督徒，罵句好話，毒蛇！你永遠都要隨意吐出你的毒涎嗎？我隨時都可教你的舌頭跳到口外，難道你不知道我祇需吩咐一聲，你的腦袋便得在灰塵裡打滾嗎？」

「爲什麼你還不肯吩咐那可貴的一聲呢？我萬二分感謝你會幹出這件好事，我真的要誠懇地求你執行！死亡對於我是唯一解救的門徑。」

「好呀！」愛瑪的憤怒到了極點，口沫從他唇邊向四方飛播着：「不久我們就可以看到，你好好的準備吧！」

接着他轉身對那個在旁目睹着一切，以致全身發抖的董·余巴斯定發令，吩咐他把腰間的長劍抽出來。

接到這個命令，騎士的骨節裡，宛如起了一陣麻痺；他隨着命令，果真把長劍抽出來，而且有意準備斬下去；不過那不是對董·嘉治亞斯而發的，他決定不論發生什麼惡果，都要嘗試一下。因爲當他把整支明晃晃的長劍抽出來，一個主意像閃電似的出現在他的腦海裡：撲到亞利滿的身上吧，一劍刺透他的心窩，然後再爽快地把亞利和哈權也結果了，豈不是好！

同時愛瑪看見他躍躍欲動的威武神態，口角上不禁流露着猙獰的奸笑；但他的腦海裡，却渺茫地疑惑到這一枝舉起來的劍，在落下來時，是會把自己的脊柱破斷爲二的。

犯人的勇毅，一點也沒有給唬嚇住，他只是合着雙手，眼兒仰視着上方，高聲叫道：「主！隨着您的意旨吧，我把我的靈魂放在您的手裡。」

正當亞利滿要做手勢，發出最後的命令時，突然獄門忽地自開了，一個古怪的人形走了進來，他的渾身用一幅長長的雪白的布蒙蓋住，高舉着右手，不發一言，只是用一種人所不能抵抗的威嚴的動作，脅逼董·余巴斯定把劍掣住；騎士立即順從了。以後他又像來時一般的神秘，消失了。

他的出沒使哈權和亞利感到體內的血液，像雪一般冰凍了，他們像石雕似的，兀立不動。至於亞利滿本來是一個胆氣豪壯的漢子，不輕易爲人嚇住的，然而這一回，他渾身也在戰抖，叫道：

「他是誰？你們也像我一般見了他嗎？他似乎是一個神！但他是從天降來的，抑或是從地獄裡跳出來的？」

「陛下，這件真妙的事情，並不是第一次發生了。」過了一會兒，亞利的驚懼消退了點，敬謹的答：「每個星期他總有幾次出現的。前天許多侍衛來告訴我關於他的怪事；我沒有相信他們說的，不過我現在再不能否認了，因爲他的出沒，我曾親眼瞧見過。」

「沒有人敢捉住這個怪物嗎？你們太胆怯了！」君主帶點諷刺，而又滿含恚怒的嚷着。

「我的主，」哈權說，「誰跟矮培斯⁽¹⁾的兒子作對，是頂不明智的，他們的力量遠遠超過人類的能力，誰要用劍和箭傷害他們，自己準得反受其禍。」

看見了白色的魔影，觀上了哈權的說話，愛瑪的心胆，已開始動搖了，他用着驚疑的目光探望四方，末了，又敵意地瞅了董·嘉治亞斯一眼，再用手吩咐董·余巴斯定，把劍套回鞘裡。青年雖然跟隨這個命令，但是他確實有點不願意，因爲他滿以爲在一瞬間後，自己的仇人就將得伏劍而死，以消洩自己滿胸的怒氣。不過騎士的精神戰勝了他個人的私意，所以他希望在別一個機會裡，公開地來跟這個殘忍的君主算帳。

① Fols, 爲阿剌伯神話所說的惡魔領袖。

亞利滿在偕同二個同伴離開監獄之前，脾性極爲不好。剛才的意外事，弄得他神志恍惚；他異常暴躁的命騎士立即回到崗位上守衛。騎士冷靜的樣子接受他的命令，心裡却想着：

『恩人坐的牢子，至少讓我探出了。』

青年站在原來的位置上，望着那點殘弱的燈光，一閃一閃的在地道那面前進着。過了不久，那個玄妙的，曾使亞利滿和他的屬下武官受了莫大驚嚇的白色怪物，也從他的面前走過，騎士聽到他輕盈的足音，是向着那個黑暗的斜道上走的，心裡不覺怦然而動了。

『呀！』騎士驚訝的低聲自言自語。『他回到董。嘉治亞斯那裡去呢！』

他的心裡，立即旋起了一種爭鬥；他一面相信這個白色怪物的來歷，跟起性是有點關係；不過他顧不來是或非了，決意要跟着走。剛巧這時一陣沉重的脚步声自遠而近，告訴他接班的衛兵來了。他滿懷的果敢，和窺探的計劃，迫着被推翻了，那只好等下次行事罷。

他回到自己的營房，腦海裡攪起了一陣旋渦，不知是在胡思抑在籌策；要教他的頭腦平靜過來，作幾小時安睡，委實是件頗難的事。

四 白 魅

董·余巴斯定對於白魅的行踪並沒有猜錯，白魅去到董·嘉治亞斯被囚的監獄，不動聲響，把門鎖旋開，閃進獄裡。董·嘉治亞斯見了，很快樂的掙扎着，似乎要站起來。臉上堆滿了光彩的笑容，彷彿是會見一位頂可靠的朋友。

「你還沒有發覺我以前，我就陪伴過你了」，白魅用甜蜜的口吻說着。「假使你把所受的苦難，放在人家的眼前，有誰能不發出同情的意念呢？請你收下這一點東西，以彌補你所消失的力量吧。」

說着，白魅把寬大的白衣揭開，掏出一包精美的點心，和一個金屬的瓶子，裡面裝着頂芬芳的酒，交給董·嘉治亞斯收了。

「天主說過，因着祂的名字，給人家一杯水，必要得賞報。現在你對一個可憐的、無能為力的犯人幹這件事，祂一定對你廣施恩寵的。祂要降福你、扶佑你。呀，我認為假使我能掙脫囹圄的囚禁，回到我那所曾為我祖先世代所居住的堡壘去，你還會見到我並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你的酬謝是豐厚的麼？金銀、田地，抑或是堡壘呢？假使你的謝禮，真的只是如此，那麼我對着它，却要有點頭痛呢！因為我本身已擁有多量的家產了，而且，我也不知道該怎樣去使用它。』

『那麼，你是誰，神秘的白人？你的來去是沒有人捉摸得住的，你彷彿是一位天神，你的來臨，帶來一種清香，掃蕩了這裡的穢氣。請告訴我，你和顯聖的事有關係麼？你是一位真的天神嗎？』

『不，不，我跟你一樣，同樣是人、同樣是生物，我不能忍心坐視別人接受苦難的磨折，而不加以援助。』

『請告訴我，那位像照顧兒女那末周全來照顧我、體恤我的人是誰呢？』

『現在尚未到揭露我的名字的時候，而且揭露了，是會妨害到我和你此後的生活。』

『既然這樣，誰遣派你來安慰一個可憐的犯人呢？』

『整個托利多城，只有一個人才能命令我，只有一個人我要聽他的命令，然而他決不會教我到這裡來的。你，董·嘉治亞斯聽我說罷，你不幸的遭遇，和不折不撓的勇毅、堅忍，都映進我的眼簾裡；你爲自己的妻子、兒女，與及那個把你投到這個苦悶的監獄，到現在還不停以苦難磨折你的人，向上主呼籲的禱聲，都被我的耳朵竊聽了。這一切，我曾詳細考慮過，人類天賦的同情和憐憫的慈心鼓動我，立志來援助你這個不幸的人。現在我的說話完了，我再不能向你多說一句我的來歷。』

『啊，這樣嗎？請你完成你的工作吧！使我獲得自由，在我嚙着最後的一口氣時，我必然

繼續祝福你的善行的。」

「假使我的權力容許我，你就早獲得開釋，無需你來懇求我；不過你不要失去已往的勇敢堅忍和恒心，繼續向上主祈禱罷。得救的大鐘，也許不久便會撞響起來了。」

說完，慈心的施恩者，又轉身到別個房子去了，爲慰藉那些在死亡線上忍辱的人。每一個房子他都到過，他的來臨，像天使下凡般，使罪犯們感到高興。他的仁慈、恩寵，撒花似的撒到每一個房子裡，每一個罪犯的身上和心靈上，令那些可憐的人感到一種無上的安慰；這種安慰彷彿是芬芳的香油，塗抹在每一個破裂的，正被蛀蟲啃着的心靈的傷口上。對於淪落在失望之中的人，他甜蜜地說出勉勵的言語，鼓勵他們振起頹喪的精神。而那些全心把自己委託於天主的垂憐，至於饑渴的人，他鼓勵他們加倍誠心祈禱，同時接濟他們以飯菜，解救他們的饑渴。他對待那些肉體有創傷的人格外慈心，親自把藥品敷在傷口上，勸他們忍受日前的艱難。總而言之，整個監牢裡的犯人，沒有一個得不到他的援助。他雖然出現在衆人的跟前，到底他的來踪去跡，衆人却不知道。在他的面前，愛瑪的衛兵，個個都惶恐地遁去，他在離開每一個房子以前，再三再四的囑咐每一個罪犯，千萬不要把他的工作，對任何人洩露一字。

董·余巴斯定自從那天晚上，得着自己愚人的踪跡，便終日思索着營救的方法，他想等一個機會，跟自己的恩人面談，並且一齊逃走。可是這種希望的實現，不知要過多少時候才可以見到。

他曾想求助於自己的夥友，可是萬一這位朋友是獄官亞利的親信，那就糟了，他的整個計劃，準得被粉碎無遺，而且他的死也鐵一般的被批定了。因爲亞利是愛瑪的忠信臣屬中的一員

他對於監獄的管理那種周詳、謹慎、嚴密，確是難以描摹的。所以騎士便乾脆地拋掉這個希望，只是耐心等候。他立意要獨個兒進行拯救自己的恩人。

這樣，騎士便在痛苦、憂悶圍困之下渡過了兩星期的光陰，才再輪到他做守獄的工作。他整個心靈都沉迷在——然而這只是妄想的——白魅神秘的行徑上，騎士滿心希望白魅定可幫助自己一臂之力的，故此他決意追隨白魅的行踪，懇請他幫助自己解救董·嘉治亞斯。可是他的希望，整個都落空了。那位惹得他異常焦急的白魅，老是姻姻遲來，可憐的青年，再捺不住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了？一種玄奧的力量推使他離開守獄的職務，潛進監獄裡。然而愛瑪所定的法律，鐵一般無情的法律，使青年不禁躊躇起來，他惋嘆着，終究沒有什麼好辦法。但是一瞬間後，他再不躊躇了，他立定了一個百折不回的決心：前進吧！人生終是一死，還是拯救自己的恩人要緊；他決定了，立即沿着傾斜的地道前進。

在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燈的淡光下，騎士懷着僥倖的心理，希望鐵門沒有上鎖；不過鎖是上了，而且還很牢固，任憑自己使盡氣力也莫想扳開來。忽然他瞥見鐵門的一角，差不多與地面接近的地方上，有一個給罪犯送飯的小窗，用一把小鎖拴住。他心裡非常快樂，賴着隨身帶來的幾件精巧的小鐵器，終於把鐵鎖旋開了。一切都完成了。青年的心，跳動得異常之速，他把口湊近那扇小窗，低聲喚道：

「董·嘉治亞斯！董·嘉治亞斯！」騎士的聲音在寂靜的地道上回應着：「醒來！給我答應一聲！」

「誰喚我的名字，是誰的聲音？」董·嘉治亞斯帶着驚訝的口吻問道。

「是你的兒子，余巴斯定。」騎士答。

「天主聖母！真的是你？」

「不錯，是我，我到這裡特意爲救你。來，把這柄小鋸、鑿、和短劍接過去，試試看它們能否應付你的桎梏和這度鐵門。兩星期之後，我再來看你。我的父親，假如天主蔭佑我們，我們得救的日子快要到了。在這十四天內，鼓起你的勇氣，繼續已往的祈禱吧。這樣好能跟你的夫人和女兒的祈禱繫在一起，升到天主的座前。別了。」

現在所餘的時間很少，快到換班的時候了。騎士連忙把小鎖拴上；就是一個偵探能手來檢查這把鎖，也不愁會露出破綻的。之後，青年靈敏地，謹慎地回到自己的崗位上。

十四天之後，董·余巴斯定又奉到守獄的命令。這一夜是黑黝黝的、恐怖的，無情的巨風，猛撲着屋牆上的每扇窗，彷彿要擊破了一總的玻璃窗才肯罷休。閃電屢次出現在高空雲層的背後，轟轟的雷聲在監獄裡，波動起可怖的回聲，雨點像是河流缺了那樣，緊密的灑下大地上。一切的一切，全是呈現着世界末日的悲慘、鬱悶，可是年輕的騎士，認爲這陣狂風暴雨，是天主顯明要保護他今夜的工作。所以他欣喜地跑到董·嘉治亞斯的房子門前，旋開那扇小鎖，伏下身子，把口湊近窗子。

「我的父親，」他說：「我沒有忘掉我的約言，現在我來了。可是父親你呢，預備停當了沒有？」

「呀，我的兒，」監內的犯人答：「我每秒每秒的數着時間的過去，直到你又來了。我的桎梏，已經快要斷了，只要我稍微一用力，它便會從我的臂膀滾下來；至於門上的鎖，兩把已

弄鬆了，再過兩天，我希望第三把鐵鎖也能給我的小鎗弄開。」

「感謝天主！祂賜給你的臂膀有如許的力量；當你毀滅了第三把鎖，你就是自由的，你就能夠逃出那個暴虐的君主的毒爪了。我已經替你準備了一匹好馬，牠的速率，正像外面的閃電一般，而且我還替你找來了一件愛瑪的侍衛的軍衣，你不必掛慮有人會識破你本來的面目，而可以大踏步走出這個回教的京都，直到離開這個回教國家的國境。我的父親，你準備吧！十四天之後，我再來一次，和你一起逃走，我們要在天主的天神護佑之下，一步一步的平安回到故鄉去。」

「你再不會回來這個地方了！詭詐的人，你的喜劇做得太好了。」騎士的背後，雷鳴似的轟出一聲恫嚇的話來。

同時騎士覺得有一隻強健的手緊執住自己的衣領，那個人就是哈權，他還帶來六個侍衛。青年費了很大工夫，才能擺脫他的手，以後閃電似的，在人的眼睛未能分別清楚的時間內，拔出了長劍，砍掉哈權的臂膀，使他再不能使用軍器。接着三個侍衛又給他擊倒，喪掉了戰鬥的能力。倒在一旁的哈權，眼見自己的手下一個個的敗下去，立即提高嗓子，對其他的侍衛勉勵着，這三個士兵得到上峯的命令，瘋狂似的向騎士撲來；而這個青年的騎士，也決意戰鬥至死，不願束手就擒。

突然，一團白雲似的東西，又在地道上出現了。他慢慢轉到這幾個戰與正酣的人身傍，董·余巴斯定見了他，立即認得這個身披白紗的怪物，就是以前在監獄內救了董·嘉治亞斯的性命的白魅。至於撒拉仙人，一見這團白東西，便害怕得四散奔逃了。

這個玄妙的東西，用手招呼騎士跟着走，騎士毫不猶豫順從他的命令，跟着他在長遠的，九曲八折的地道上走着。這回的行程，騎士覺得極有趣，一總的鐵門，每當他們走近，都是無聲地自動開了。愛瑪的侍衛，彷彿瘋了一般，在他們的後面退下去。末了，他們走到一個大廳，裡面有許多少女，正專心做着刺綉，當他倆走過，她們便深深地鞠着躬。

走過了大廳，又走下一道黑暗的石梯，他們便來到一個圍着美麗的很高的牆垣的花園。雨已霽了，白魅打開一道小門，然後轉身用一種女子的嬌柔的口吻，對騎士說話。

「趕快逃走，不要耽擱時間！」

騎士用不着他第二次開口，早就逃出門外；他現在才發覺自己處身於亞利滿的宮殿之外，托利多最廣潤的草場上。

他極其驚訝剛才所發生的事情，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夢，因為那個女子的命令式的聲波，還在他的耳鼓裏响着。等他發現了目前的危險，就趕快跑回兵營，牽出自己的坐騎，背上箭，躍上馬，便風馳電掣似的策馬跑向最近的城門去。守城的兵士，看見他是同營的移友，便一點也沒有盤問他的去向，開城讓他走了，到了城外廣漠的地方上，他才敢停下來吸一口氣。當他覺得後面是達哥河的木橋，前面是托利多外圍高峻的山峯時，便不禁雙目朝天，感謝天主賜他脫離了這一場災禍。

五 虎 口

騎士跨在馬背上，已過了相當時間。這一回忽忙行走的行程，才使他認識盧並悟所販賣的馬的真價值。這隻畜牲跑路的快捷，『迅速』二字還不能形容盡肖，用『飛馳』二字才可算是恰當。牠四條腿兒，似乎是永不覺到疲倦的，活像鋼條那樣健實。在到這一條險巖的山徑時，徑的兩旁都是深谷，這匹馬仍不把脚步放鬆，依然用同等速率前進，祇是脚步踏得更加穩實。

正午了。董·余巴斯定認為難敵人已這麼遠，不怕有什麼危險了，便勒住馬，停下來，讓自己的馬休息一會。

他對於自己的安全，雖然無需再有什麼疑慮；不過他想到自己的恩人的生命，不由得打了一個寒戰。他恐怕那個暴虐的愛瑪，探出了董·嘉治亞斯的計劃，也許要更爲厲害給這個可憐的人吃刑。

疲乏的身體，得到充份的休息以後，騎士又跳上馬背，疾速地向着柯嘉道羅的大道奔馳。可惜在斜陽西掛的薄暮中，他在群山裡迷了路；倒好他的鎮靜使他不致過於恐慌，他決意找一個隱密的地方，露宿一宵，直到明天太陽出來，才去找尋出山的途徑。他剛走了幾步，却聽

見一枝號角在群山起伏的峯巒內嘹亮的響着。騎士的心不由得起了一個疑念，他耽慌是撒拉仙人追躡自己的行踪，便立刻本能地跳到叢林頂深密的地方，一動不動的伏着，俟候將要來臨的事。

不多時，他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接着，人聲也聽到了。來人頗多，他們高聲用西班牙語交談，他認為來人既是用本國的言語談話，想來對自己是不會有什麼危險的，於是他高聲招呼他們。

「卡斯提爾！」

「卡斯提爾和里安！」一總的騎士都驚愕地勒住馬頭來回答。

他們是公教的兵士。在當日，他們的職業是不穩固的，所以他們要到各方去流浪，找尋東家；若有人僱用他們，他們便替這個人盡全力去幹事。有時他們會跟一小部份的撒拉仙人尋事，大家以干戈相見，不過他們多數能擊敗撒拉仙人，搶進回教徒的家裡。每次發生這樣的事，鄰近的撒拉仙人總得平空受一場驚，有時還要受到事實上的損失。

董·余巴斯定把自己的夢由告訴他們之後，他們就齊聲勸騎士加入他們的隊伍裡，騎士也極願意接納他們的請求，於是衆人把馬兒靠緊一點，一齊向着深山裡馳去。午夜了，他們來到一個荒蕪人煙的山谷，那兒生着許多桂樹。不多時，一輪滿月，從高山的背後跳到峯頂的碧天裡，斜斜地把山谷裡的事物照得分明。在那些長了幾世紀的高大的櫟樹疏落之處，騎士見到一座敵樓屹立着，它是一個殘破的堡壘所遺下的孤子。那個堡壘的外圍城牆已經倒塌了，變成一個個小丘；在孤獨的敵樓附近，還有一條頗寬的護城河，它的水流還沒有斷絕。待走近敵樓，

兵士中發出一聲暗號來，那座滿了鏽的吊橋，便吱啞吱啞的落下來。他們魚貫的走到敵樓前的荒地上。

敵樓裡的居民，更好說是兵士，尚未入睡，因為他們的主人新近得了一場勝仗，還帶來不少的戰利品，所以他們都在大排筵席，慶賀他們主人所立的戰績；同時給這一回勝仗，一個難以磨滅的留念。

那位主人似乎是好客的；他很豪爽的叫人邀請董。余巴斯定參加他的宴會，同時他又聲明，假使董。余巴斯已定感到太疲勞，也可以隨意去睡覺。這兩個提議，騎士並沒有費上多大工夫去思索，因為他的空腸胃已許久沒得着補充，現在飢餓正在煎逼着他，另外他見這回自己所得的招待是如此隆重，一種好奇心推使他早一步去跟主人結交，也許在將來的計策裡；那人能夠助自己一臂之力。故此騎士立即接受了第一個提議。他跟着先前的幾個同伴，踏進一所宏敞的廳堂去。在那裡，好幾百個壯漢正在你一言我一語的交談着。兩張長桌，縱列廳上；人們都是傍着桌子坐着的。主人坐在首位上，一盆盆熱烘烘的獸肉，和一桶桶芬芳撲鼻的醇酒，刺激着在座數百人的食慾，使他們把過去在戰陣上所冒過的危險，全全忘却了。進食時，他們彼此向別人訴說在戰勝後掠奪戰利品時的情形，和自己所遇着的洪運。

他們的主人，是高個子，身材長得頗為強健；他有着一副使人尊敬的容貌。當董。余巴斯定入座時，他那雙銳利的眼，靈敏地把騎士的全體掃視一遍，頓時在尊嚴的臉容上浮起一個難得的微笑。他站起來，上前迎着騎士，親切的問候他，還同騎士握手，顯出極其歡迎的樣子。而在騎士這面，也十分希奇，因為這人並不是誰，正是他的好友董。羅列古。地。駱楞多，一

個尊貴的騎士。董·余巴斯定曾多次和他一起對同一的敵人作戰過。例如：在義大利對諾爾曼人，又如在聖地對撒拉仙人；這幾次都是極有價值的戰爭，很值得留載史籍的。大家寒喧過後，董·羅列古便把騎士領到自己座傍的一個位子，讓他坐下，同時又吩咐把貯物室和廚房內最美好的東西，弄來一席可口的肴饌，給騎士洗塵。待騎士吃飽了，他們二人更談得起勁。董·羅列古給騎士告訴的就是他自聖地回來，見到他祖代所遺下的堡壘給撒拉仙人毀滅得這麼淒涼，他就立即跟撒拉仙人展開一場頗為長期的戰爭。因為他曾定志：在對撒拉仙人的戰爭裡，所函獲的財物，未能使那座美麗的寬敞的堡壘和附屬的一個廣大的農場恢復舊觀以前，便不肯結束這場戰事。

至於董·余巴斯定告訴他的事情，祇是一個；就是董·嘉治亞斯入獄的始末。這個貴人對於這一件不幸的事，顯然地表出極大的關切，他極為留心諦聽董·余巴斯定所說的每一句話。

「董·余巴斯定，」董·羅列古說：「我極願以我的力量幫助你去營救我們的公教的朋友。唉，這是多麼羞人的事！假使我們肯讓這位『騎士之花』在撒拉仙人的囚圍裡受磨折而死，那真是我們公教徒一個極大的恥辱！來！我們站到同一的戰線上；我領有二百名智勇俱全的兵士，他們每人的力量都足以和三個撒拉仙人抗衡。我的手下，不拘敵人的城牆有多少高或多少厚，他們總能越過去，攻陷敵人的堡壘的。膽量和智慧，每每能使一個峭絕千丈的山峯，變為平地，而且時間更有利的指導我們去應付艱巨的局面。根據我個人的推測，想來再過不久，亞爾豐騷王就會向托利多的君主宣戰了。到那時，你就可以跟着我們一起前去救命！」

董·余巴斯定聽到這種充滿熱愛的言語，覺得非常安慰。於是他接納了主人的提議，在這

所破舊的堡壘住上八天。他的熱心和勇敢，彷彿烈火般煎熬他的血，使他覺得這八天的過去，宛如過了八個世紀。在這個期間內，有一個董·羅列古的手下自托利多回來，這個人是喬裝到托利多刺探回教徒的動靜的。他回來說亞利滿的女兒嘉斯達，現在遷到達哥河的左岸，韋阿哥斯城不遠的皇室別墅居住。照她的習慣，在那所風景優雅的花園裡總要住上好幾星期。那個董說，他親眼看見這隊人起行時的盛況。這隊人所帶的器皿，五光十色，金碧輝煌，確是他出生後第一次見到的美麗的東西；所以他到處對別人讚歎這一回的眼福。

董·余巴斯定聽到這個消息，腦海裏頓時浮上一個念頭。一遇到董·羅列古，他就把自己的主意說出來，並且徵求他的意見。

「你的計劃，我認為是太過火了！」另一個人思索了一會，才嚴肅的樣子回答。

「什麼？這個計劃，并不見得危險，至少它比不上先前我所幹過的事，這就是說，我的生命不會遭到比以前更大的危險。」青年說，語氣內隱隱可見他的心裡所下的決斷。「對於這一帶地方的形勢，我都瞭如指掌，請你選二十個有經驗的，勇敢的夥伴給我，我擔保同他們到那裡去，回來時不損一個，並且還帶回來一個美滿的果子。」

「亞孟！」董·羅列古完成自己的朋友所說的話，「你自己挑選所要的罷。」

年青的騎士，便在那群小小的兵隊裡選了二十個中他意的兵士，他們都是極精壯的。騎士告訴他們，假若事成歸來，他們定可以得到一筆酬金；騎士所應允的那個數目，是如此龐大，

他們簡直做夢也夢想不到。午夜前，他們一行二十一人，穿上撒拉仙人的服裝，跳到馬背上，背着這座荒涼的怪壘向前走。他們趕着馬，一直跑到天明，便來到達哥河畔的昂哥拉城。真的，董·余巴斯定很熟悉附近的一帶形勢，他找到一道橋，那是他以前在旅行時所走過的，於是他們就毫無困難的渡過達哥河的左岸去。在那裡，起伏着的群山長滿了野生的樹木，其中也有人工種的無花果樹和其他有用的樹木。因為這一幅地帶異常陰涼，所以騎士一行人都沒有下馬休息，逕直的趕着到愛瑪的別墅去。

距離亞利滿的別墅約一里遠，騎士就囑咐別同伴下馬，全躲到附近較為叢密的林子內；并且跟他們約定，當他們一聽到騎士呼喚的聲音，就該立即前來援助。商議停當，騎士就獨個兒朝着那座屋子前行。他所走的路，是在一個山谷裡，這個山谷右瀕達哥河，左貼高山；景色很能使人陶醉，出產也很饒富。草原上長滿了各色的花，各種果樹，另外在草原上還曲折地繞着幾條人工鑿成的小溝。騎士走過了草原，便踏進了一條夾在稻麥田間的小徑。稻田前面是一幅種着柳子和玉蜀黍的土地。沿着河畔，是兩行夾竹桃和長春樹。此外餘下的空地，都是植上橙樹和檸檬樹。現在恰巧是成熟的時期，因此滿樹都懸着纍纍的金黃色的果子。

當騎士到了回教君主的別墅花園時，那將滅的太陽的殘光，正照着這個美麗的園子，騎士跳下馬，把牠繫到一棵樹上。接着他很迅速爬上圍牆；這事並不難，圍牆並不高，所以他很容易便跳進園內。

這花園，給自然力和人為力裝飾成像一座殿堂似的。園內植着許多高長矮細而美麗的樹，是從歐洲或亞洲兩地蒐集來的。那些星羅棋布般散列着的小湖，發着一種芬芳的氣味。園裡這

面有冷泉，有噴水池，一種清涼之氣，教人全體感到異常的爽快，那面有浴池，池內儲着清澈見底的水，它的晶瑩的本體彷彿在發出一種吸力，使站在池畔的人，要自動跳入水裡去洗個澡。許多生着美麗羽毛的鳥雀，牠們有些顏色鮮豔得刺人眼目，有些歌聲婉轉得醉人心靈。在水晶似的湖面上，許多天鵝及其他生着金色羽毛的禽鳥戲躍着。在園的另一角，也畜養着亞洲或非洲各類罕有的四脚動物。

騎士對於這一切美麗的東西，並沒有多加注意，許久以前，他就見慣這園子的景色了。因為他當愛瑪的侍衛時，曾多次到過這裡來。他敏捷地走到園子中央，那裡有好幾株圍成一團的矮樹，大足以把他隱蔽得使人無從發覺，而他卻可以從容觀察一切。

太陽斜斜地站在西山巔上，這一個抱着微倖的心理，冒萬死而來的青年，還在俟候着他的願望的來臨；然而，這一次他彷彿是白費心血了；愛瑪的女兒始終沒有出現過。

他的心撲動得很厲害，幾乎有點不能自制；他焦燥地，敏銳地向四周掃射，搜尋他的目的物。

在一個人工鑿成的小湖畔，有兩個年輕的女子俯着腰，靜悄悄的全神貫注於飼魚的樂事。不消說，那個相貌端嚴，身軀輕盈的少女，就是亞利滿君王的女兒了。她頭頂上那件用珍珠寶石鑲成的冠子，更易叫人看出她的身份來。

在公主身旁那個女伴，顯出很乖巧的態度，向公主逢迎着，這也很易教人想到她就是公主的婢女。

騎士認為正好動手了，正想爬出來，忽然瞥見那個婢女的身體，因俯得太前，一骨碌的滾

到湖裡去；幸而嘉斯達矯捷地抓住她的衣裳，扶她爬上岸來。之後，嘉斯達帶點開玩笑的模樣說：

「梵蒂汶，你真要跟魚兒比肩洒水嗎？」

水一滴滴的從婢女的衣裳掉下來，可憐她，已全身濕透了，上岸後，她隨即倒在地上，吻公主的脚，可是却給公主攔住：

「不必這樣，還是趕快回去穿上乾的衣裳。另外叫蘇利瑪來吧。」

女僕動也不動，似乎不大願意離開自己的女主人；終於給公主接二連三的催促，帶着勉強的樣子走開了。

這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因為用數十人的力量，要在保衛森嚴的愛瑪別墅內把公主擄去做抵押品，確是一件頗困難而斗胆的玩意。不過為着一個特殊的緣故，騎士相信很輕易會達到他所希望的。原來嘉斯達公主，是個年紀輕，個性豪爽，胆氣雄壯的女子，她很不願意在她背後跟着一大群侍衛和僕婢。她常常獨個兒在別墅內，選個清幽的所在，舒暢她的胸懷，加以摩爾族婦女的家法，並不如土耳其人那樣嚴謹。

董·余巴斯定很明瞭這個關係，所以他認為親入虎穴，把虎子擄去，並不是一件難辦的事；以前他和撒拉仙人開戰所冒的危險，比這個還超出千倍哩。另外爲了董·嘉治亞斯如絲的生命，更加强了他冒險的決心。

婢女已經走開了，公主獨個兒站在湖畔。董·余巴斯敏捷地匍伏在地上向前爬行。在離公主約有一箭之地，他站起來，如飛似的向公主疾撲過去。

可是公主立刻發覺這回事，她轉過身來，莊嚴地喝道：

「奴才，你敢衝過來！」

「什麼，你不要叫一個公教的騎士做奴隸吧！」騎士答：「跟我來，我宣誓保證你的生命和名譽不會受到損害，一條毛髮也不會從你的頭上掉下來，我只要你做抵押品。」

嘉斯達宛如呆了一般，她的舌頭似乎是僵了，一言不發，瞪着眼，直瞧着騎士。

青年的騎士不想虛費時光，就走近她的身傍，正要動手擒拿。

嘉斯達的臉上雖然顯着驚駭的神色，可是奇怪的，她一步也沒有退縮，也不高聲叫救，却用着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聲音對騎士說：

「是了！我沒有看錯，是了，就是你了。嘿，你竟會用這樣的手段來報答我，你要俘獲我嗎？我從前救過你那回事，你已忘掉了麼？啊，你要奪去我的自由？難道你没有記起那晚上在監獄的地道內，已經飛舞在空中的利劍麼？」這幾句說話的威力，竟使騎士不禁戰慄起來。

「天主啊！」董·余巴斯定高聲叫道：「那夜徘徊在監獄的地道中的那個白魅，就是妳麼？」

「不錯，是我！」亞利滿的女兒，用尖聲答道：「獄中的白魅就是我！」

當騎士面對着這件揭露了的帶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時，他那種驚訝的情緒，真不是作者的拙筆所能描摹的。最初，他似乎不相信這是真實的事，後來他經過一番思考，就用着極誠摯的語言感謝她對自己和那個在牢獄的朋友所給與的援助。但是嘉斯達迅速地把他話打斷了：

「不用再說了，趕快逃走吧，因為我的侍衛快要來了，假使他們看見了你，你的生命便難

得保存！」

「不！我永遠都不走，尊貴的小姐，我的生命的保護人，請妳原諒，因為我要拯救那個受着螺綫之苦的不幸朋友，我得幹出這樣的事來！」

「你說什麼？」公主訝異地問。

董·余巴斯定爲回答她這個問題，便完全把自己所定的計劃——以公主做質押品，爲要脅亞利滿恢復董·嘉治亞斯的自由，——告訴公主知道。另外他還說出董·嘉治亞斯的夫人，雖然用着堅忍不撓的精神去籌集款項，可是始終不能籌足贖回丈夫的自由的數目。

公主靜聽騎士的說話，在騎士敘述完了，她便從頸項上取下一條用珍珠碧玉鑲成的頸串遞給騎士說：

「把這個取去吧，它的價值是遠超過你所需要的，你把它換成金洋來贖出你的朋友吧！」

在年青騎士未及道謝之前，她立即催促他趕快逃跑，同時她自己也掉頭向着屋內走回去。董·余巴斯定接着這件寶貴的禮物，心裡雖然萬分驚異，到底他的理智迫使他不做聲，轉身跑近圍牆，跟着，輕易地跳到牆外，去到樹林內約定會集的地方。在那裡，他的同伴却耐着性子等候，可是見他沒有帶着目的物回來，各人臉上都現出失望的神色；董·余巴斯定看見他們的樣子，便力勸他們不要以爲他許下的報酬是無望了，相反，將來的報酬是更豐厚。

就在薄暮的時分，他們又秘密的渡過河，第二天正午，便平安的回到董·羅列古的堡壘。

董·羅列古知道他們此行的結果，喜不自禁的握着董·余巴斯定的手，向他致賀：

「啊！那位仁慈的公主，他的心真像黃金一般寶貴！」

「可惜！」董·余巴斯定說，「她生活在一個假宗教之內，假若她是基多的信徒，她準可以做一個公教國家的女皇。」

「現在你怎樣處置這條頸串呢？」董·羅烈古問。

「當然，愈早變換為金洋便愈好。」騎士答：「我想還是最好到賓達未那裡去走一趟。」

下一天的上午，董·余巴斯定便在往理亞柴的途上前進着。

六 頸 串

理亞柴是個不十分大的城市，居民大半爲猶太人，賓達未的住所就在這城內。

從外表看來，賓達未的屋子跟西班牙人的屋子沒有多大區別，它是一所一層樓的房子，屋後有個小小的丘陵，屋前是個頗廣闊的場子，再開些是一道矮小的圍牆，它把廣場和屋子都圍着。在廣場的中央，有一個人工造成的噴泉。的確，全座房子祇顯得平淡樸實，然而屋內的佈置，却適得其反，它的輝煌瑰麗，確不是尋常的美麗富豪的居室所能比較的。

房子是相當寬濶，放着許多名貴異常的石製、木製、金屬製成的家具，連地上用的氈子也是用上等的羊毛織成的，牆壁上鑲嵌得異常精巧玲瓏。屋後離丘陵不遠的一段地，有一個花園，園內的花木，經過人工精細的修飾，顯得很美麗。

在一個晴朗的傍晚，終日奔波的賓達未，坐在屋頂的涼台上歇息着，他的兩眼眺望着西邊的紅霞出神。

沿着涼台的四周，植滿了夾竹桃和玫瑰花，它們都經過人工修飾，含有豐富的藝術意味。過着家居生活的賓達未，和在旅途上或跟人貿易時的賓達未相比，兩者的態度，相差何止

千倍呢？在董·嘉治亞斯堡時那種驚懼畏怯而又猜忌的神采，再不現於他的臉容上了。他炯炯的目光，和額上顯現的嚴肅，都在告訴人他的內心很愉快。他的妻薇麗庵在他身旁靜悄悄地聽著他高聲朗誦著古經：

『主在我們的國家內，和我們的兄弟之中，選來一位大先知，像他一樣的，我們要聽從他的指示。』

『啊！薇麗庵，假如是天主喜歡的話，我極希望天主現在就打發這位大先知給我們，使我們恢復自由，像我的先祖那樣子就好了。假使他已來了的話！怎的……我在瑞維利 (Strigila) 被逼聽了公教徒的道理那一回事，怎的還不曾給我忘掉，還時常來纏繞我呢？親愛的，那回我確是出於無奈。來！讓我給你解釋這個不幸的始末吧！

『當我到瑞維利城貿易時，一次，我恰好幹過一宗買賣，在回家的途中，忽然我覺得有兩個摩爾人尾隨著我，我暗地裡瞥了他們一眼，只見他們手握着一柄光亮亮的短劍，趕着來搶掠我的財物，也許還會搶掉我的生命呢！

『微倖前邊有一所公教的聖殿，教徒們正在舉行禮儀，很像我們在瞻禮七那日上所作的一般。人數也很多，那時我也顧不得好歹，走進去暫作個避難的地方。可是過半數的公教徒，誤認我進去是有意搗亂他們的虔誠的禮儀，所以都上前要把我逐出門外，無奈何，我只得退回門外，偶然向外一瞧，只見那兩個兇暴的傢伙，睜着貓頭鷹似的眼牢牢地瞪着教堂的門，等候我

出來。啊！這一看，直唬得我胆戰心寒！幸虧仁慈的天主沒有許他們找着我，祂遣來了一位公教的司祭，保護我這卑賤的僕役。

『他領我走進聖殿，在一個角落上替我選了一個坐位，後來他上了講道台，教訓他的神子；真的，我沒有記錯，在那一天他說的就是我剛才念給你聽的梅瑟大先知所說的那句話。他解釋梅瑟所指的那位大先知，就是耶穌、基利斯多，他就是公教徒所認為的真天主的兒子。他還舉了不少梅瑟或是各大先知的預言來作証，耶穌就是那位預許的大先知，當時他的聲浪，嚴肅而誠摯，震人心弦，再不許人有辯論的餘地，說來娓娓動聽。我簡直要想奉教了，我還一連三天守齋、克苦、哀矜，求天主赦宥我的罪過呢。真的，我確實告訴妳，這位司鐸的說話，到今天還有着搖鈴似的尾音在我的耳朵內响着：『梅瑟所說那位要來的先知，就是已來在我們之中的救世主。耶穌活天主之子。』』

『說什麼？莫非你要背我們祖宗的天主麼？』薇麗庵有點憤激的樣子。『難道你忘記了公教人和摩爾人都是懾服在你的財寶之下嗎？托利多君主的女兒的陪嫁寶飾，還要向你購買，這種光榮，你還不願接受嗎？』』

『不錯，薇麗庵，主對於我這個卑賤的僕役，確實賜了很大的恩惠。我的心因着在瑪維利城聽道理後，破裂為二的不幸，是否由我招來的呢？可惜這一個我還弄不清楚。然而默西亞已煙或是未曾降生的事情，却常在我的腦海中迴旋着，使我的心靈起着莫大的不安。誰家的道理是真實的呢，公教抑是猶太教呢？默西亞尚未或是來了呢？』』

『我的天主啊！你那個卑賤的賓達未是纏上了什麼的壞思想呢？難道他在中年的時代，要

把少年時代所熱心崇奉的祖宗傳下來的法律棄掉麼？小心，賓達未，你要是背棄你的天主，災禍就要降到你的家庭裡。賓達未，你不要再做你先人崇拜金牛那回事吧，更好的你趕快用手把纏住你的毒蛇扼死。我盼望你的信德像巖石一般的堅定。對的，路西亞應該來了，他來了，就要把他的同胞兄弟的國家高抬起來，使天下萬國攝服在他的權下。」

賓達未聽過妻子的說話，便把頭仰起來，舉目望着天空的高處，似乎是虔誠的默禱着：「呀！我主，求您賜您的賤僕一絲純正的光線，使他隨着您的意旨吧。壓在您的賤僕肩上的大石塊，已使他喘不過氣來了，他期待着您的聖旨，正如大旱之望甘霖。主，求您使我的眼目清晰地看透您所指引的道路吧！」

「賓達未！」薇麗庵接着說：「你還是迅速地拋掉了這些可惡的思想吧！昨晚我作了一個很可怕的夢，它很深刻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怖。」

她正要述說這惡夢的境况，門開處，女僕亞納閃進來向他們說：不知從那裏來了一位公教的騎士，他現在坐在客廳內，口稱有一件嚴重而緊急的事情，想來會見主人家。

「唔！是誰？」賓達未滿腹狐疑，自言自語的說着，站起來，朝着客廳那面走去。

他到客廳，意外地見到董·余巴斯定的雄偉的軀體，當時他是多麼的奇怪而快慰啊！

「啊，有什麼快樂可以跟我再見我的救命恩人的事相比呢！」

第一句客套的說話剛說了，他立即吩咐僕人進內室喚他的妻來會見這個善心的救命恩人。不多久，薇麗庵急步的走進來了，他欣勤地向騎士問候、祝福。她所表現的感恩態度，確夠虔誠而謙下。在賓達未夫妻二人問過安後，一個僕人捧着一隻銀製的盤子，裡面盛着鮮麗的

葡萄、無花果、橙、和半島上頂醇美的佳釀，放在董·余巴斯定的面前。

可是騎士無心領受這點優美的待遇，却全心辦理他此行的目的。

「賓達未！」青年的騎士說：「我原是你的負債人，我這次到這裡，爲的就是要償還我在摩勒城那裡用着你的名義，向盧並悟所借的金錢和那匹馬的價值。你看吧！賓達未，我這次破例到你這裡來，只爲跟你結帳，不過我並沒有現款給你，我有的是一件東西，牠和錢有着同樣的價值。」

騎士說着，探手懷裡摸出了公主所贈的頸串來，向賓達未那面遞過去。

不拘猶太族那個子孫，對於這件如此珍貴的寶物，都會情不自禁的嚮出一種充滿驚奇的聲音。賓達未自然不能例外，他把頸串接過來一看，那時他的面部的表情確不是筆墨所能描摹的，他把牠鑲着的珠子逐一的從指縫中間溜過，再用手稱了幾稱，把牠們逐粒逐粒的放近眼前，慎密地審視了數遍，然後才口動向騎士問，這頸串的售價要多少。

「連我也不知道，我只曉得你的說話是很可靠，你暫且替我估量牠的價值，因爲對於這種事我是一個門外漢。在你所估定的價目內，你就取起五萬塊金洋，算是酬勞費，以後再取回我欠盧並悟的金洋和那匹馬的價值。」

「但是，尊貴的先生，你要知道只有王上或是有爵位的先生們，才有能力來買這一條貴重飾的物啊！」賓達未答道。

「這個更好了。」青年快樂地說：「因爲你們猶太人的手，是常放在王上或君侯的裡錢櫃呀！」

「喂！你最好不要這條頸串。」賓達未的妻突然從旁插進一把咀來：「我懇求你，千萬不要這條頸串才好。」

說時，她面容上顯出極度驚惶和不安的神態。

「你要知道，」她繼續用短促的口氣說：「這頸串跟我昨晚在夢中所見的一樣，它起先變為黑色，後來變為血一般的鮮紅，這些全是主提示我們的不幸的象徵。」

可是猶太人很不願意為着一個女子的荒誕無稽的夢而拋棄一個賺錢的機會。而且這條寶貴的頸串若果落到他的手裡，那麼亞利滿王定然會恭謹地向他求買這件珍物的。因此他微笑地對騎士說：

「我的妻要攔阻我買這條頸串，他恐怕有一件不幸的事情落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不能聽她的話，因為一位曾經救過我兩次的恩人，難道從他手裡還會賜給我禍患麼？」

「我不曉得你為什麼要害怕！」青年不經意的說：「我更不知道為什麼你做了這一次交易，便會遭到禍患！」

「先生，請准我問一句，究竟這條頸串的來歷是怎樣的？」

「這個對你沒有什麼關係，因為這條頸串在法律上已正式成為我的財產了，它就是給一個皇后佩帶，也會毫無愧色。」

猶太人默靜了一會，然後說：

「先生，聽了你保證的說話，我便可以放心了，我個人也不敢負責估量這件寶物的價值，到底照我推測，至少值二百萬元。」

董·余巴斯定的心愉快極了，他眼前彷彿見到董·嘉治亞斯已在光天化日之下呼吸着。

「先生，假使你同意，」猶太人繼續說：「我要把它交給我的三個同族的朋友看看，他們的品行和經驗都是極名譽的。他們說有多大的價值，賓達未便付多大的價值。先生，請你給我一個時辰的時間。」

騎士並不反對他的意思，於是回到旅店等候了。

尚未到預定的時間，三個裝束和體貌差不多的人，伴着賓達未走來見董·余巴斯定。

他們很忠信而且高興地告訴騎士，這條頸串的價值是二百二十萬元，而且它很有資格佩在皇后的脖子上。

「假使你同意的話，先生，」賓達未快活地說：「這筆款項我將在兩星期內付清。」

「好！」騎士答。

當天夜裡，董·余巴斯定差遣一個使者到董娜·伍拉加那裡報告；在不久之後，董·嘉治亞斯將要脫離監獄，平安地回到她的跟前。

然而事實並不是這般容易，因為還需要一個比黃金更有價值的犧牲，才可以把董·嘉治亞斯救出來。

第二天，賓達未偕同兩個同伴，從理亞柴起程往托利多去，他們的目的，是把這件貴重的飾物向愛瑪求售。

他們的腳踏進了托利多的城門，一種活躍的朝氣便映進他們的眼簾，所有的街道和店戶，都裝飾得金碧輝煌，好像是在預備一個美麗的日子來臨。這是什麼緣故？因為不日薩拉哥沙

(Sarragoza) 的王子要和亞利滿的女兒嘉斯達舉行結婚大典！他來求婚，亞利滿很欣喜的答應了；所以一般百姓都趕着預備一切，對於這一切的點綴，賓達未都無心觀看。他只是迅速地向王宮走去。

薩拉哥沙的王子和嘉斯達公主的婚約成立以後，亞利滿雖然素性慳吝，到底也很想在舉行婚禮那天把他唯一的寶貝嘉斯達公主盡量裝飾一下，務使她滿身都綴上珍珠寶石，以顯示自己的富豪。賓達未這次來求售飾物，一面是爲滿足亞利滿的奢望，同時也想藉機迎合他的歡心。

賓達未到了他的面前，就把帶來的珍寶匣子旋開，立即從盒裡有一陣珠光寶氣，映入人的眼簾。貪婪的愛瑪從烏黑色的眼睛，閃出一種奸猾的光，投射在這些珍珠和寶玉上；這些光芒奪目的寶石，有的是從托多沙 (Tortosa) 來的，也有自貝查 (Beja) 來的紅寶石，更有來自印度的金剛鑽和亞利伯純金製的小王冠，和一條鑲上珍珠寶石而用金線聯綴成的腰帶。

愛瑪的目光轉爲鄙視的樣子，滿不在意地哼了一聲。啊！這個暴戾貪婪的人，想用這種態度使猶太人取價不致過高；猶太人見了他的神態；果然落在他的圈套裡。他隨即探手入懷，取出一個特製的匣子，匣子裏放着我們已認識的那條頸串。

「尊貴的王上，倘若別的不能使你滿足，那麼請看看這條貴重的頸串吧。」猶太人說。看了這頸串，愛瑪的臉漲紅起來，他的眼睛瞪得似乎快要爆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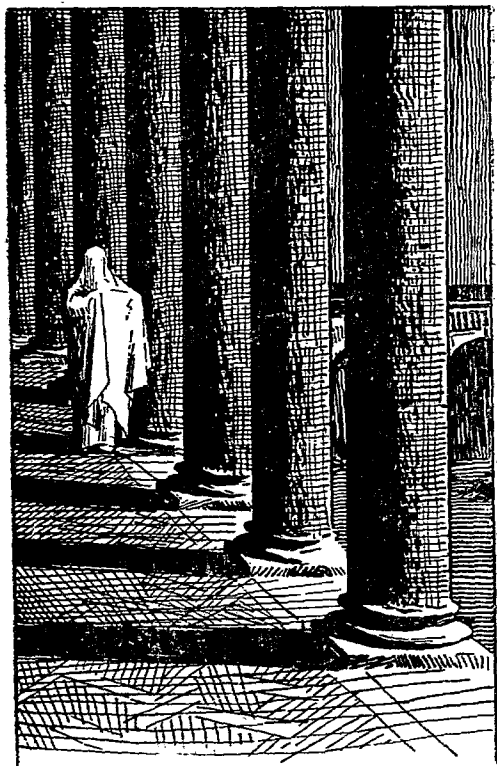
「猶太人！」亞利滿尖聲吆喝道：「你怎樣得來的！」

「我的王上，」賓達未抖顫着說：「是從一個公教的騎士手中買來的。」

「胡說！可惡的奴才，它怎會落在公教騎士的手中呢！前數天它還在我那心愛的女兒的頸



• 子袋个九了取中從，箱險保了開便，着說悟並盧。



• 獄監的囚被斯亞治嘉 • 董到去魅白

• 開旋鎖門把，响聲動不

上。哼！一定是偷來的，就算你不是正犯，也是個從犯。」

立即，一種死的恐怖侵襲着猶太人，使他的四肢起着劇烈的震顫。

「呀，薇麗庵！」賓達未心裡暗叫道：「你的夢變成事實了。」

「我的君主。」他急得高叫道：「我在真實無偽的至善天主前發誓，這並不是我偷來的，是我用金錢交換過來的。那位騎士的名譽極得我信任，因為他以前曾給我見過許多無可置疑的憑據，而且他還用自己的名譽向我保證，這頸串在法律上是應屬於他所有的。一位騎士用他的名譽來做證據，怎能教人會疑惑的呢？我的主，請你再三想想，假如真是我偷的，或者我是助手，那我怎會愚蠢的帶它來這裡求售呢？」

這番說話確是合乎邏輯的，可是君主老是不聽，却命手下把他投進監裡。可憐的，這個猶太人費了不少唇舌，苦苦哀求，才能把這個不幸的訊息，通知他的薇麗庵。

奸偽的君主把猶太人下了獄後，立即差人傳喚他的女兒前來，又打發那跟隨賓達的同伴回去。

公主來的時候，她見到這頸串落在父親的手中，覺得很希奇，可是她却不想用謊話來回答；她老實說出這條頸串是送給一位公教騎士，好使他用來拯救他的在囚園中的友人。

亞利滿乍聽這話，宛如中瘋一般的高叫着：

「什麼？什麼？你給一位公教騎士這樣的禮物？是否我聽錯了？一個公教的騎士麼？妳不是大先知的女兒嗎？妳扔了珍珠給狗吃嗎？唔！妳不知道這個寶物的價值了！」

「不錯，我的父親，」女兒溫和而有禮地說：「一件要獻給皇上的禮物，要不要這樣珍貴

呢？公教人難道也是你的下屬嗎？」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咳，難道妳要強我用手打妳麼？喂！嘉斯達！嘉斯達！妳不應該那樣受惜那些沒有信用，被大先知所咒罵的人，不過現在，他既然已收下這不義的東西，他也要得着相稱的報答。」

「啊！父親你要難道那個公教的騎士嗎？他是沒有什麼過失的。」

「我要照最公道的辦法做去，」國王暴躁的說；但是他慢慢地柔和過來，輕聲對他的愛女說：「不要再說這件事了，我要告訴妳一件事。」

接着，他向自己的女兒說明伴那婚事。他吩咐她去準備一切，熱切接待她的未婚夫。

可是她却冷漠說出自己很不願意嫁給那個野蠻的王子；這使得暴戾的君王暗暗納罕起來。他使出極暴躁的性子；當時他那種張牙怒目的樣子，真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只可以說，他曲着身，微向前傾，兩眼已爆出炙人的火星了。

「我的一生難道就這樣完了？」公主暗地惋嘆着，她吸了一口氣，接着又自語道：「我主，既然您已使我得到您的神光，那就求您繼續助佑我，走完您要我走的路吧。」

這時在牢獄的一隅，賓達未也是這樣的默禱着。

賓達未下獄數天後，有幾個在理亞柴居住的人被捉到君主的御座前審問。原來這是亞利滿的陰謀，他要他們說出騎士的住所。

他也有提出那個可憐的賓達未來審問。當時他緊蹙雙眉，裝着一副怒容，粗聲厲語的命令賓達未承認是這案的正犯。

「我的主！」猶太人顫聲答道，可是倒也相當鎮靜：「兩日前我已確實告訴你，這頭串是我從一位公教的騎士手中買來的。我這樣說，可是你不信，這個真教我難過極了。但是我祖宗的天主，祂一定會救助我這個可憐的人！」

「你真的相信你的天主會把你救出來嗎？像達尼爾一般的被救出獅子園嗎？」

「我相信，仁慈的天主一定不會拋棄一個無辜受累而且年紀老邁的人。我相信，祂一定會拋棄我的，將來你可以見到祂給我的，正像祂拯救古代的蘇撒納一樣。」

亞利滿像鶯鶯般笑道：「你這樣說得有聲有色，且待我來試試看，馬上我就曉得這件事的真偽。聽着，老奴才，我要讓你跟一隻非洲的猛獅搏鬥，假使你可以戰勝牠的話，那麼你便能得回你的自由。」

這句話宛如一支箭直直的射進猶太人的心裡，他高聲叫着：

「啊！尊貴的王上，怎樣，你要令一個老人和一頭獅子搏鬥嗎？那種暴戾的畜牲，就算有十個精壯的青年來鬥牠，也未必能取勝哩。唉，我求你，因着你母親的名字，爽快的給我吃一刀，以結束我的生命吧！求你千萬不要使我的身體做猛獅的點心！」

「哦，哦，你的堅如鐵石的信德消失到那裡去了。剛才你不是說過，你的祖宗的天主一定會來幫助你的嗎？怎麼現在你竟像小孩子一般的害怕起來！好；你且聽我說下去。」國王奸滑的諷刺道：「你以為我要取你的性命麼？不！你是完全想錯了，我只要你找一個人來替你去鬥獅便得了，因為你是沒有罪的。」

「唉！亞巴郎的天主啊！有誰願意為朋友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呢！」

「怎的 you 竟這麼快就失望了，你說過這頸串是向一個公教騎士買的，這很好，因為他既然使你受了這樣多的委屈，你要求他替你鬥獅，他怎會忍心推却呢？而且，和獅子相鬥，於他是有光榮的事啊！」

猶太人聽了這話，起初似乎再找着了生命的光，但是剎那間，這光又消滅得無踪無影了。他的眉尖依還緊蹙着說：

「就算他願意，可是我怎能找到他呢？」

「這是你的事，」國王有點惱了。

「而且假使我找到他，他也願意和猛獅相鬥，可是你能禁制自己的怒氣，不傷害他麼？我相信他很容易會把猛獅打敗的，不過要戰勝你的怒氣却就難了，因為你跟俄莫城 (Gomorra) 裡的人民沒有什麼分別！」

「假如他戰勝了猛獅，又證明這頸串的來源是光明正大的，那我担保釋放他，讓他自由地踏出托利多的城門。」

但是這條件和國王自己的保証，都未足以保衛騎士的安全，他又怎肯來呢？

所以猶太人仍是絕望地高聲喊道：

「啊！完了，一切都完了。」

暴戾的愛瑪絲毫不理會他絕望的呼叫，只命部下押他回到監牢裡。

的確，暴君所預定的計劃，並不是真教猶太人鬥獅，這不過是一箭雙鵰的計策。他實在是要騙騎士出來。假使騎士來了，就算能把獅子打死，他也決不讓騎士平安無事的走出托利多一

步，他定要再設法謀害騎士的。倘若騎士給獅子吃了，那麼他便將整個罪罰移在猶太人身上；如果猶太人不願意受死，便要拿出一筆極大的款項來贖命。

這個計劃想得很周全，但是，天主比他更聰明。他預備謀害騎士，却反而害了自己的生命；他為騎士掘了的墳墓，怎知却是用來掩埋自己的。

七 鐸 德

經過了短期的平靜後，白魁的行踪又出現在監獄黑暗的地道裡了。他探牢的時候，首先來到董·嘉治亞斯的地方。董·嘉治亞斯的神態很憂鬱，眼睛現着無力的光彩。他自從那夜目擊過地道中的爭鬥後，再沒有接到一點兒消息，所以他認為董·余巴斯定的生命已喪失在那個暴戾的君主的手中了。

「先生！」嘉達斯說，（到現在，諒來讀者已曉得她是誰了）「你為什麼要這樣難過呢，你是一個公教徒，趕快振起你的勇氣吧。」

「唉！可惜！可惜！我的心上再沒有一絲一毫的盼望存在了，因為我那個最忠信的朋友已喪命於刀劍之下。」

「你猜錯了，你要曉得，你的夫人董娜·伍拉加已著足贖你的金錢，你那個朋友也沒有死去，他比從前更出力來救助你，看來你出獄的時候也快要到了。」

嘉斯達還以為騎士已經把頸串換了金錢，所以用這番話來安慰被囚的人。

聽過這話，董·嘉治亞斯的眼閃了幾下，勉強帶着鎖鍊站起來說：

「唉！不拘你是什麼樣的人物也好，我祇懇求你不要再使我生出妄想來，因為我受的苦楚是太多而且太重了。」

「你疑惑我所說的麼？你試想：從起初到現在，有那一句話是我騙過你的呢？」嘉斯達似乎有點煩悶的樣子說道。她的甜蜜的富於情感的說話，好像是一隻在幽靜的海面上獨奏着的小提琴，使董·嘉治亞斯的心不能不為她的聲調而感動起來。

知道了董·余巴斯定的生存確訊，董·嘉治亞斯的心靈，頓時平靜起來。

董·嘉治亞斯回復了已往的盼望後，白魁接着便再向別的牢房去了。雖然他沒來過不多幾天，但是對於那些終日受苦的囚犯，竟然像過了一世紀一般。當這個隱名的恩人來臨的時候，他們都當她是一位天神似的歡迎她。他們傍近她，親她的足，顯出自己對她的愛和感恩的心，還有些竟然懇求她再不要離開他們，要求她常來探問。那些囚犯每說出這些說話，她就吊下淚來，連那幅白布也溼透了。可是從沒有人發覺她是誰。

「爲什麼你們竟這樣依賴一個受造之物呢？那位差遣我來的既然叫我回去，難道再不會差別個人來麼？而且你們都是公教徒，就應曉得你們所信仰的救世者是個最仁慈的天主，你們還是趕快加緊祈求祂援助吧。」

在白魁走了之後，他們大都現出很惋惜的樣子，口裡吐着感激、讚美她的說話，直到她的足音消失在遠方的地道。她提着燈，繼續向一條很長的向下的石級走去。在石級的盡頭，是一所極陰暗的牢獄，不時的回撞着極洪亮的水流聲。

這水流的聲音，原來是達哥河所發，因爲監獄的牆外，就是達哥河的河床，水流衝撞在監

牢的壁上，因而生出極洪亮的聲音。在離這所牢獄數十步，還有一個地窖，那裡養着亞利滿君王的猛獅，就是在石級上半部也可以聽到猛獅咆哮的聲音；可是白魅並不懼怕，她逕直走到石級的末端。一個半月形的洞穴擺在前面，一道鐵柵緊鎖着；她把它旋開了，藉着她手中所提的昏暗的燈光，僅可看見一個白鬚的老人，從頭到腳給一件黑衣套住，他正在一個苦像跟前把帶着鐵鍊的手高高舉起，虔誠地誦他的祈禱文。他是一個品德圓滿的司鐸，名叫委羅斯，入獄的原因，是爲了他聖善的行爲，引起愛瑪的仇視，更兼他說的那些娓娓動人的公教教義，使不少回教徒稽首皈依；信德薄弱的公教徒如得甘露的滋潤，再因他苦口婆心地，以身作則立了不少的善言善表，使許多誤隨回教徒惡表的教友醒悟過來。

當那位一片童心的公主看見這位具有真實信仰的人，不禁肅立起敬；她把遮着面龐的白紗揭開了，走近司鐸跟前站着，跟他一同禱告。委羅斯禱告完了，轉過臉來望望她，她就像女兒見着父親似的掣着腰，熱誠的吻司鐸的手。老邁的司鐸，溫和地瞧着她說：

『我萬分多謝天主，容許我再一次和你會面。可憐我的好女兒，你被一個很大的不幸威脅着呢！』

『神甫，你說的對。』嘉斯達愛問地答：『我的父親把我許配給薩拉哥沙的王子，唉！你道我怎能和那樣的人結合呢？凡我所喜歡的，我的父皇一定不喜歡；我要恭敬的，他却努力的要打倒。我抱着萬一的希望，懇求我的父親不要把我嫁給那個王子，但是，我的神甫啊，假使你能看見他當時是怎樣的拒絕我的要求，而且聽見他所說的那番恐嚇我的說話……』

『試探的時候到了，』委羅斯似乎受了點感般說道：『現在，嘉斯達，你要振起你的勇氣

，顯出妳是堪當跟隨那位先嗑了苦爵的主。我的女兒，妳不用驚惶，努力提起妳的勇氣，勇敢地跑到祭台上，作個全燔的祭品吧，那麼天主一定會支持妳的。假如妳在祂的保護之下，就算亞利滿和世界上最有權的人，也不能戰勝妳。有誰能跟天地的主宰相抗衡呢？勇敢點，全心信賴妳的天主吧。我的女兒，拿着妳的信德的盾牌作戰吧，上主就是妳的保護，妳的光榮。」

「是的，我不怕負荷一切的艱苦！」公主剛毅的回答。「可是不幸的，我的父親就是教難的發起人，他阻擋人們信仰人類的救世主；但是這個我要反抗，我將我所有的世俗光榮和財帛，完全投在天主的脚下，我祇盼望能得祂一下瞥視，這就夠了，因為天主的安慰是最可貴的，世上任何財寶也不配和它相媲美。好，我可敬的紳甫，我爭鬥的時期已來臨了，我說現在是開始了，但是，我求你付給我神聖的洗禮吧；而且，為增加我的力量，使我勇敢承接主賜來的苦爵，請你賞給久已渴望的吾主的聖體與寶血，天地間最尊貴的禮物吧。」

「我的女兒，妳說的對，」老人答：「現在是滿足妳靈魂上的渴願的時候了，明晚妳再來這裡！就在明天，妳要嘗到人生最快樂的一件事。」

這句話的音浪剛剛靜止過來，那個粗重的鐵柵傳來一聲巨響，接着門開了，愛瑪進來，隨着的是哈羅和亞利二人。嘉斯達不覺起了一陣寒冷的抖顫，牙齒也在格格地作響。但是那位年老的司鐸，全沒有半點恐懼的樣子，他站起來，迎着愛瑪走去；他的勇敢使嘉斯達失去的勇氣，漸漸的恢復過來。那位兇殘的愛瑪，進來的時候，突然發見自己的女兒也在牢中，不覺怔住了，連話也說不出來。但這祇是一瞬間的事，待他心思平定了，他的眼睛立刻閃射着兇暴的光芒，狠狠的瞪着嘉斯達，大聲咆哮道：

「嚇；好一個敗壞家聲的賤婢，你竟敢弄出這樣的惡作劇，沾污我的名聲，教旁人說我的不是麼？噫！怎麼竟是你扮作白魅來戲弄我們，誰教你這般奸猾啊！你真是不值錢的女子，你是該受我這樣咒罵的。吓！你竟願走上反對大先知的道路；離背了登天堂直直的去路，却加入亞拉所咒罵的人群的懷抱裡，也許你是瘋了吧！」接着從他的口中接二連三的吐出了一些極難入耳的野話。

可憐的女子聽到父親對自己說出這般下流狠毒的說話，不禁長嘆一聲：

「父親，我願意從你的手裡接受一切痛苦的刑罰，但是我求你再不要隨意說出這樣的說話，你要知道，這些說話將來一定要被至聖的天主審判的啊！」

這些柔和的說話怎能減少亞利滿心頭上所暴發的怒火呢？它祇是火上澆油般，更教亞利滿的怒火高昇，他威喝着不許他的女兒再說話，接着掉轉頭向着委羅斯吐出更兇惡的謾罵，末了，他向委羅斯警告，將要加給這位老人一種最兇狠難忍的苦刑，這種苦刑的厲害處和火相比，簡直像天距地一般的遠。

「你儘可以做的。」司鐸坦然地回答，「你的刑罰越兇，越是殘暴，那就祇有更加增我在天上的光榮吧了。」說過後，便向嘉斯達安慰說：「我的女兒，你的死是最合你目前的環境所需要的。你要曉得，基多就是你的生命！」

亞利滿聽着，心中的憤怒到達了最高峯，伸出那粗重的拳，猛力撞在委羅斯的頭上，把他打得昏厥過去。

當司鐸恢復知覺的時候，只覺得頭上宛如給一隻尖利的針深深地刺着那末的痛楚，鮮紅

的血一滴跟着一滴的流在地上，像宮庭上安置的漏壺似的流着。這種痛苦的情況不但不能使他的頭上來；對自己所抱持的目的覺着畏縮，反而欣幸着，因為他渴望很久的致命榮冠，現在已開始降臨他的頭上來了；致命的大焰已開始燃着，剛才的事就是他的榮耀的前奏。時間漸漸的過去，大約過了一小時，門外突然發出一陣器械的响声，和夾雜着吆喝的聲音。

「我的好耶穌，因着您的聖名，我已準備好了。」

但是，他猜錯了，傳來的聲音中，還夾着一陣痛苦的呻吟，門開了，進來的是一隊兵士，押着一個雙手被縛的可憐的猶太人，兵士們很高興加給他無數的凌辱、咒罵和狡猾的譏笑。

「不用怕，亞巴郎的兒子！」一個兵士這樣說：「你大可以投進亞巴郎的懷中，向他索取鋸子和繩梯，做你的逃脫的工具。」

「你總該喜歡的罷，」另一個兵士接着說：「因為這裡有一個頂明智的司鐸，會做你的同伴，你何不請他指示你一個秘訣，怎樣和勇猛的獅子搏鬥？這是多悅目的玩意兒，你聽！那隻猛獅正在快樂地哼着歌兒歡迎你呢！」

猛獅的咆哮聲，果然就在附近吼起來。

賓達未，這個可憐的猶太人，委實是被嚇得太厲害，站也站不住了，他像樹枝給暴風撼着一般的搖幌。兵士們以輕蔑的聲色來譏笑他，以便就走出牢去了。祇有委羅斯趕快扶着他，把他抱到由乾草鋪成的床褥上躺着，又遞給他一隻盛水的壺子，給他喝水，另外還向他說了不少安慰的說話。

賓達未躺在墊褥上，兩唇微微的抖動着，像是呻吟，又像是向天主哀禱，但這祇是一瞬間

的事。他中止了兩唇的抖動，仰起他的頭，似乎集中他那軟弱的視覺，看清楚那個同病相憐的好同伴的臉容；可是牢內的光線太弱，不能讓他看個清楚，他祇好嘆道：

「呀！誰這麼用心幫助我這個可憐的猶太人呢？你既然幫助了他的肉身，又給他精神上的安慰，這是多麼好心腸的人啊！天主定會給你豐厚的報答的。」

「我也是一個嘗着桎梏艱苦的人，是至慈愛的天主的僕役。」

「噫！這聲音是熟悉的，喂！朋友你是誰啊？」猶太人詫異地叫道：「是我聽錯了嗎？這聲音很像三年前在公教聖殿內救我脫離摩爾人的短劍的那個神甫！……」

「對了，我就是那位神甫，難道你就是賓達未麼？」委羅斯很驚異的回答。

「是！是！我的主，我就是那個不幸的賓達未。唉！在那時，誰會料到三年後，竟會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牢獄內相會呢。」

「這不用疑惑，定是上主的安排，使我們再一次會合。我在祈禱中不知多少次為你求過天主了。但，你究竟犯了什麼罪，以致被囚在監裡呢？」

「我可以在我祖宗的天主跟前發誓：我像初生的嬰兒一般潔淨，我本身沒有犯過任何罪惡。」

這時隔壁的獅子又怒吼起來，這一聲鑽進猶太人的耳朵，使他的骨骼不由自主的又抖顫起來，牙齒也格格的作用着。

「不用怕，我的賓達未，」天主的忠僕說：「我們和牠是隔着很厚的花崗石牆哩。」

「亞巴郎的天主啊！」猶太人帶哭地說：「我本來不該懼怕和這頭猛獅相搏的，可是這個

托利多城的法勞王却判我受這樣的刑罰。你聽啦！這獅子在怒吼着，正想嚙我的老骨頭，我本人的力量，又怎能支持得住呢！」

接着他向這聖善的司鐸，訴說他不幸的經過，說完後，委羅斯溫和地對他安慰說：

「假使你真沒有過錯，那就用不着怕。你記得：天主怎樣的使若瑟從卑下的牢獄被提上光榮的寶座嗎？祂既然能用先知証明了蘇撒納的無辜，祂怎能捨棄你呢？天主不是比你的仇敵更大麼？你且同我念念戴衛王的詩篇罷：「上主既救了我脫離狂獅的利爪和牠的嘴巴，祂必會使我榮膺着在和非利斯定人鬥爭中的勝利！」賓達未，你記得嗎，經內還說：「你的途中將要佈滿了毒蛇和毒蠍，你在道上將要遇着猛獅和毒龍。」」

這些溫和的說話，宛若香料似的敷在猶太人的創口上。他平靜了，接着念出聖詠的下一節：「因為他承認和信任我的聖名，我要把他拯救和保護他的將來。」

誦完了，他俯下頭，微聲的禱告着。

停了一會，他再仰起頭來，對委羅斯說：

「因為你是神聖的天主的司鐸，我曉得你不会洩漏別人的秘密，而且我覺得有一種神秘的力量，迫我把這件事委托於你。我在入獄的前一刻，收到一封短信，請你讀給我聽，因為我的視覺委實太衰弱了，不能夠看個清楚。」他把信取出，交給委羅斯。這個接了信就讀着：「威麗處流着痛苦之淚，向我親愛的賓達未問候。你要信任上主的照顧，我為救你，甚麼法子都用遍了。如今那個公教的騎士答應替你和狂獅搏鬥了。」

神甫可敬的聲調：使他的內心平和了，他開始發出穩固的盼望，仰起頭來向着天空，感謝

全能天主的安排。他安心等着搏鬥的日子來臨。

在這十天內，委羅斯和猶太人都在牢內共同過活。過後，回想起來，賓達不能不感謝上主賜他這些日子。

在這些日子中，賓達未關心見識的和神甫切磋宗教的一切問題，他深深的被感動了。到現在，三年以前投下的那點火種，已經發出小小燦爛的火光；他覺得，再沒有能力反抗那位死於十字架上的天主的神力了。

八
門
獅

董·余巴斯定在售出了那條價值昂貴的頸串以後，心裡正盤算着和同伴先回到董·羅列古堡。歌息數天，然後再來收取頸串的售價。但是上主暗裡安排，使他的同伴中的一位生了病，他不得已便讓那個同伴獨自留在理亞柴城調養，自己却和別的同伴先走了。

薇麗庵剛一接到賓達不幸的訊息以後，就火速趕向董·余巴斯定居留過的旅店去探訪，可是店主答覆她說，騎士已於清晨天未亮的時候就動身離開理亞柴城，只有他的一個同伴爲着患了病，不能作長途奔走，仍留在城裡。

猶太婦人就向那個還留在旅寓裡的騎士詢問董·余巴斯定的居處，那個給她說：在董·羅列古的堡壘裡，定可以探得一些下落的。

薇麗庵爲了丈夫的不幸所驅使，立刻收拾行裝，迅速地趕着路，就在第二天朝陽初升的時候，踏進董·羅列古堡壘的門檻。

年青的騎士很快的接見她。她哭着說亞利滿王是如何的強橫無理，並把自己的丈夫所遭的不幸的事體，完全說出，末了，她竟跪下來，求騎士寬容自己的冒失。她說：「請你幫助他一

「吧！因為他順你的意思，比順從自己的妻子的話強得多哩。」

「好，假如是天主的聖意，我隨時都準備起行的。」騎士爽快的答道。

「怎麼？你竟想到托利多城去鬥獅麼？」董·羅列古聽了他的答覆，很詫異的問，「你要當心那狐狸似的君王，別信任他所應允你的那張虛偽的護照，因為這正是一個引魚上釣的餌呢！就算你可以過了這困難的關頭，也許他還認出你就是那逃走了的愛瑪侍衛啊！」

「不過這次搏鬥與否，是關係着我騎士的名譽，倘使我失去了自己的名譽，還活着做甚麼？所以就算他把全非洲的猛獅放出來和我搏鬥，我也不會推辭。全能者一定會幫助我，諸聖童貞之后也會爲我祈求的。」

「你說的對，這是公教騎士應有的態度。」董·羅列古似乎給騎士的勇敢與剛毅的精神感格了，說道：「去吧！主的天神定會護翼你的。爲援助你，不拘怎樣我都願做你的後盾。」

兩個星期過去了，六個精壯的騎士伴着董·余巴斯定起程往托利多城，董·羅列古帶了他所有的部下，化了裝，遠遠的跟着他走，直到托利多城外才停住。

鬥獅的日子到了，整個托利多城的人民都在擠擁着，如蟻附羶，向愛瑪王宮前的大廣場走去。

全城的猶太人、公教人、西班牙人和各色各族的人們，各自聚在一起，喧囂地亂嚷着，等候鬥獅的開始。

這個廣場可以說是全城最大的廣場，它正對着愛瑪王宮正門，場內的佈置比平時大大的改變了。場的一端本來築有許多的監牢，如今牢房上都砌上了兩道半圓的柵欄。一道頗大的石外



◦ 斯亞治嘉 ◦ 董的下辱凌與迫壓的力勢惡在



燈的弱微兒点一了出現處遠然突
衛侍，主君伯刺阿是來原——光
。人亞利亞官獄和，權哈長

，一道較小的在內，柵欄外面就是兵士們和趁熱鬧的觀衆站立的地方。

愛瑪的皇宮上，有一個很大的陽台，如今爲愛瑪和全城的高級長官添設了許多座位。兵士們都列起陣容，一隊一隊的屹立着，宛如一排排樹木那末齊整。

整千整萬的眼光，向四周掃射着；一忽兒看着陽台，一忽兒又望着柵欄那邊的牢獄，他們是期待着愛瑪和賓達未的來臨。

終於，牢門那邊先開了，賓達未鎮定而勇敢的走了出來。他先向自己的舊同伴問安，待那些伴侶答話以後，才慢慢的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剛一坐下，他便合着兩手，低聲祈禱。現在他的祈禱跟以前的大不相同了，他已經奉了公教，是故他的祈禱是與耶穌·基多相契合的。

加以他在牢中曾接受委羅斯最後的降福，和接受了一句最後的囑告：「你該懇求至上之天主聖子耶穌·基多，祂也許要藉着你的肉體，發顯祂的大能與仁慈。」

賓達未摒除俗念，專心的祈禱着，外面的一切景物聲色，都絲毫不能擾亂他的心情。

忽然，人聲顯得更喧嚷了，號角尖銳地响着，報告時候到了。亞利滿堂皇地入了座。猛獅也從監牢裡走了出來；牠到第一道柵欄，呼吸着自由的空氣，發出幾聲飢餓的怒吼。賓達未這時再按捺不住了，他臉色蒼白的跳起身來。但這只是一剎那的表情，隨即又鎮靜了，回復了常態，再次收斂着心神，繼續祈禱。愛瑪喚過傳令官，他高聲宣佈：「猶太人賓達未盜了公主的頸串，已判死刑，可是仁慈的君主，給他一個生還的機會，就是教他和非洲的雄獅搏鬥。假如他戰勝了，就可以說是無罪的。在太陽上到中天的時候，就要開始戰鬥；但是他可以找一個

人來代替他，不然，他自己就要親自搏鬥。」

賓達未遭此不白之冤，急得像彈簧似的跳起身，用清楚而尖銳的聲音辯白道：

「全知的天主，請給我作証；我那條頸串，確是向一位公教騎士買來的，而且，他就要來了。」

忽然公教徒和猶太人的觀衆中，發生一種喧嚷，有人大聲喊着：「來了，來了。」接着，數個身穿鐵甲，頭戴銅盔的騎士，跨在馬背上，如飛似的奔馳過來。到了外圍的柵欄，他們都住了馬；當中有一個連臉部也帶着銅罩，只露出兩隻眼睛和鼻孔。他下了馬，走到門前，請准了守衛，進了柵欄內，發出洪鐘似的聲音說：

「亞利滿和他的臣屬、一總的公教徒、猶太人、和凡在西班牙居住的人都聽着：如今我在全知的天主和衆人的跟前作証，賓達未並沒有絲毫罪過，他那條頸串，確是從一位公教騎士的手中買過來的。至於騎士怎樣得來，可用不着公開；總之，這條頸串的所有權，在那騎士手裡，是跟法律沒有任何抵觸的。現在那位騎士不怕任何的搏鬥，他只想拯救這位無辜的猶太人的生命。」

「你是來跟猛獅搏鬥的人麼？」傳令官問道。

「有什麼事值得叫我害怕！」騎士昂然回答着。

聽了這話，亞利滿的臉龐立刻漲紅起來，像個熟透了的蘋果；他的眼放射着兇暴的光，閃閃的，足夠把胆小的人駭壞。他喝令那守衛外柵的兵，讓他乘馬走進第二道柵欄跟猛獅交鬥。獅子一見自己的食物來了，立即站起來，張開血盆似的大口，吼了一聲；這一聲真教人驚

心動魄，接着牠向着騎士這方面搶進幾步，又突然將四肢屈伏在地上，動也不動的，等候機會，再猛撲過去。

牠的計劃果然生了效力，那聲怒吼鑽進了董·余巴斯定的馬兒的耳朵，牠立刻驚駭的跳了一跳，竟向後退了數步，幸虧董·余巴斯定精嫻騎術，才不致發生意外。

這時，馬和獅子相距只有二十來步，董·余巴斯定對於目前的危險，非常的警戒着，他的眼睛閃射着光芒，像水晶般監視着那隻雄獅，看牠再有什麼舉動；奇怪，猛獅宛如吃了驚似的呆住，牠圓瞪着眼，伏在地上；肚皮緊緊貼在地上，慢悠悠的磨擦着，嘴巴裡發出輕輕的吹氣聲，頭上的鬣尾，也前後移動，那根粗大的尾巴，使勁的拍在沙地上，弄起了一團團煙霧似的灰塵。彼此都緊緊地守候，一些兒也不放鬆。這樣的相持了許久，撒拉仙人再也等不下去了，他們射出兩枝箭，分向獅子的腰部和董·余巴斯定的坐騎的股部飛去，好使他們早點來交手。果然馬熬不住箭的創傷，變爲極倔強的，在場裡亂闖，倒好騎士的駕馭術高明，才沒有跌於馬下。但這一下騷動，竟將一個靜止的局面變爲一個恐怖的局面，致令觀衆幾乎疑心獅子該穩操勝券了。原來正當騎士全心的駕馭馬匹時，那頭雄獅趁着騎士不及預防的機會，迅速地伸出前腿，猛力一跳，直向騎士撲過去；這種敏捷的攻勢竟使騎士沒有抽出劍來還抗的機會；他勉強提起長矛，向獅子的腹部刺去，企圖畧畧減少牠那兇猛的來勢，怎知那枝長矛不濟事，它只令猛獅的撲勢轉了方向，就拍的一聲斷了。那頭猛獅受了點微傷，仍向馬頭撲來，憑牠的碩大的身軀，把馬兒壓倒；幸而董·余巴斯定在馬兒倒下的時候敏捷的跳到地上，拔出腰間的長劍向獅子斬去。這一下，把獅子的前臂斬斷了。牠晃了幾晃，勉強站住，再想作第二次撲擊，可是

來不及了，董·余巴斯定雙手緊握着長劍，從空中揮下去，斬着他的頸項，使他倒在地上，打着滾，發出幾聲哀叫，便死了！

人群裡立即轟出激烈的掌聲和歡呼。騎士的胆量和魄力，固然使猶太人和公教徒喝采不已，就連那些回教的子孫們，也不能不鼓掌稱讚。趁着這一陣歡呼，他用着打雷似的聲音，向大眾叫道：

「賓達未！你誠懇的感謝天主吧！祂已明証你是無辜的了！」

這時候，亞利滿宛如濁着一杯極苦的酒；可是騎士還再轉過臉來，向他挑撥似的，說道：「現在，亞利滿，你應該遵守國王應有的寶貴諾言，以維持你的聲譽，顯出你配戴那頂王冠。請你立即恢復賓達未的自由，交還他的頸串，並且拿過出城的証據來吧！」

「閉住你的口，」愛瑪盡力壓抑着自己將要爆發的怒氣和報仇的念頭：「亞利滿用不着你這個可咒罵的公教徒來提醒要幹的事！」

接着，他下了座位，走到陽台邊，下令釋放賓達未。

不幸的猶太人得了釋放後，腦子還是迷迷糊糊的，踉蹌着走回自己的岳父阿羅尼的家裡。屋內早已塞滿了許多人：薇麗德、阿羅尼和賓達未的親屬，都聚在一起，正在你一言我一語的談着，疑惑那個狡猾的君主會食言，不肯釋放賓達未。

但是，突然的賓達未平安地出現眼前，這叫他們都喜出望外。就在當天晚上，他們大排筵席，慶賀賓達未的再生。

至於董·余巴斯定，他等廣場四周熱鬧的人們散去了，兵士也完全回營以後，才跟着那五

位同伴從容的走出柵欄。

他們沒有什麼留戀，爽快地走着；董·余巴斯定對半門那邊，憂悶地看了一眼，他懷念着那位還繫於線綫裡的養父。他沉吟的說道：

「主啊！何日才能救出這個可愛的人啊！」

他們一行人來到大街上，那些公教徒都競爭着來迎接他們，誠懇的請他們歇宿一宵。可是他們爲着避免愛瑪狡猾的報仇，會牽累別人，所以婉轉的辭却衆人的好意。

騎士們沿着城垣走，末了來到一所較爲偏僻的旅店，就留在那裡住下。

他們剛把一切安頓好，店門外來了一個人，說是找尋騎士的，店主立即命侍役進房通報。

「先生，外面有一個人，口稱有緊急的事，要和你們談談。」

「着他進來。」年青的騎士回答。

侍役出去把那帶進來，那人隨即從懷裡摸出一封信，鄭重的遞給騎士，並且說：

「你們若依着信中的話做去，保管你們會走上一條平安的路途。」

然後他向騎士深深的鞠了一躬，轉身走了。

董·余巴斯定看過信面，曉得這是賓達未給他的信，裡面寫道：

「再生的恩人，遠遠未萬分感謝你所施與他的幫助和照顧。他正爲你懇求天主，給你大量的助佑和護翼。」

「先生！亞利滿已發誓取你的性命。想來你也該知道這一句俗語罷：『猛虎不鬥地頭蛇。』所以你若保存性命，我想還是要避開他的毒釀才好。如今你可用不着擔心。不過你切勿立即

離開托利多城一步，也無需多事猜忌，只要安心住下，當送信的使者再度歸來，他便會帶你們走上安全的道路。

這幾個青年的騎士，雖然很武勇，但是他們也不敢魯莽從事，所以很樂意接納猶太人給他們的提示。

天色開始暗了，賓達未的使者再來，他叫騎士們暫時離開坐騎，單身跟着他走。他帶着董·余巴斯定和其他幾個同伴走過了許多曲折、偏僻、無人跡而且狹窄的小徑，最後到了一處空曠的原野，那裡的路傍有一所小屋，他們就在屋外停住。

這所小屋是托利多猶太族的子民用作避禍的秘窟。裡面佈置了好些乾糧，使者把一切指示好後，便告退了。

第二天的夜裡，那個使者又再來，持着燈，引騎士們走過一條很長的隧道；隧道的盡頭，就是達哥河畔。早有一艘小艇在那裡候着，載他們渡過對岸。猶太人安排得真好；騎士們到了對岸後，都不禁喜躍萬分，原來他們的馬匹早就裝束停當，繫在附近的一根樹幹上。

他們誠懇的向使者致謝了，立刻跨上馬背，向董·羅列古的堡壘疾馳而去。

待他們自信亞利滿的巡邏者再不會追及的時候，已跑過好幾個鐘頭的路程了，但是他們因為忙趕路，竟走錯了路。

黑夜中，他們不能清楚地看見周圍的一切，只得露天過宿一宵；出路的事，待明天再作道理。

這夜，董·余巴斯定很憂悶地獨坐着，他惦記着董·嘉治亞斯和公主的安全！

他作夢也想不到，就在明天他便能跟嘉斯達公主相遇，而且把他的養父董·嘉治亞斯從一個悲慘的境地中救出來。

九 奇 遇

自從嘉斯達公主在地窖內和委羅斯叙會的事給亞利滿王發現以後，她的行動便全給侍衛和奴婢們緊緊地監視着，不論誰也不能和她說話，連侍奉她的婢女們，如果違犯這條命令，就會受到慘酷的刑罰。

因此她對於從自己慷慨的贈與，以至引起這幾天來整個托利多城民心憤激的事，一點兒也不知道。

在那藹雄壯新穎，富於刺激的戲劇演出以後的那天晚上，亞利滿怒不可遏的，闖進女兒的臥房，從他的野獸般狂暴的態度看來，顯然他是來意不善的。他瞪着銅鈴般的眼珠，目光灼灼，直對着嘉斯達，口裡粗魯的呼喝着：

「嘉斯達！你還要繼續輕慢大先知的法律，投到那可咒罵的，終生給亞拉判定做我們腳墊的人的懷抱嗎？」

「唉！我的父親，」少女悽傷地說：「祇要你不強迫我背棄我崇奉的新宗教，我答允你：此後我比以前加倍的愛你，更忠信的侍奉你，就算要捨身為你，我也在所不惜！我的父親，盼

望上天的主子耶穌。基多曾用祂光耀世界的超性神光啓示你，使你也陶醉在我主耶穌甘飴的情愛內。」

「嚇！沒用的賤婢，妳這樣地說，已是百倍的凌辱了妳的父親了！」愛瑪氣得臉容像紫棗一樣，「唉！在我家的族譜內，而且在我國的歷史上，將有一頁記着亞利滿的王族裡的一個女兒，曾受亞拉所咒罵過的邪說欺騙了！」

接着，亞利滿沉默了一會兒。當他再度開口說話的時候，他已經換上一副溫和的態度，用世俗的一切光榮和快樂引誘她；及後，又以威勢恐嚇她。可是一切威迫和利誘，對於這個女子完全沒用。她的信德正如穩固的巖石一般，怎能摧動它分毫呢！

至此，愛瑪的心苦悶極了，他的悟司變成了糊塗塗塗的，從口中吐出極兇狠極下流的說話。末了，他和哈權商量停當，押她到一個荒山的堡壘中幽禁，直待她變換了這個頑固的思想。少女懷着熱愛的心，誠篤的追隨基多的精神，勇敢接受了父親的判斷，承當將要來臨的艱苦。

『主，假如這是您至上的旨意，我願繼續着這監獄的黑暗而來的，是我主基多的光榮！』
太陽沉在西山的背後時，一個年輕的奴婢，引着嘉斯達公主上了一頂乘輿，起行了；哈權領了一群兵士，擁護着，朝着公主的囚禁所在走去。

溫順可愛的公主，在離城的剎那，曾懷念着在牢獄中可憐的人們，此後她再不能撫慰他們了；但是她的信德啓示她。熱切的懇求上主照顧他們。至於她的父親，雖然是很兇暴，到底倫理的愛情，那裡能消滅的呵！她泣求天主，甘願以自己的生命作祭品，使父親得以認識真主，

她也沒有忘記，懇求上主速賜自己早得聖洗的大恩。

道路是崎嶇難走的，撒拉仙人素來不慣走這樣的路途，所以在朝陽閃着光輝時，他們祇起了幾公里的路程。行行重行行，忽然在一個二路分岐的灣角上，閃出來一小隊公教的騎士，攔着他們的去路。這群人就是董·羅列古的部下。他們是暗地保護董·余巴斯定到托利多城踐行那位狡猾的君主的約——門獅——的。

起初，哈權給這枝突然出現的軍隊嚇了一驚，可是當他曉得自己的兵力比敵方強上三四倍的時候，他的膽量便大起來，揮令自己的手下和敵人搏鬥。他對於這隊敵人的力量未免估算得太低了；因為這隊騎士的人數雖然少，然而戰鬥力却很大。雙方接觸以後，哈權的兵士，逐一傷亡下去，宛如是撞在鋼鐵上一般。可惜的是：騎士們雖然英勇絕倫，但和這樣數目龐大的人交戰，是絕不易佔着便宜的；所以勝利終於落在回教人的手裡。董·羅列古身上，已受了好幾處創傷，他的同伴也倒下了不少。就在這危急的當兒，上智的天主却為他們遣來了救星：五個身披鋼甲的騎士，高呼着耶穌，瑪利亞的聖名，自山谷中飛馳而來，銳不可當的向回人猛撲過去。他們的服飾與董·羅列古的一樣無異；人數雖少，而戰鬥力遠勝過哈權的部屬；剛一接觸，哈權的兵士都像白茅給狂風吹着的倒在地下，不一會兒，哈權的兵士已被殲滅過半了。這隊生力軍的首領的武藝，更見得超越過同儕，他的膽量又大，勇敢地闖進敵陣內衝殺；由於他劍術高明，祇消一兩個回合便結果一個人的生命。最後，他捨開其他的兵士，直向哈權那面殺來，哈權見了，慌忙同着自己最親信的部下，把乘與團圍圍住，死命捍衛着。

「哈權！你記得那夜在地窖中的爭鬪麼？」董·余巴斯定高叫着，「投降，不然今天就是

你的末日。」

這兇蠻的首領，明知勝利是不能再妄想了，還死命的招架；但是，他的對手是董·余巴斯，他又怎能有取勝的僥倖呢！經過了片刻的爭持，年輕的騎士舉起自己的武器，盡力一斬，便結果掉惡貫滿盈的哈羅了。

其餘的兵士，一見自己的首領死了，都齊齊拋下武器，舉手投降。

這時董·羅列古見自己在失敗的境地中，得著這枝生力軍把敵人擊破，心中歡樂極了，便緊緊擁抱着自己的朋友，說道：

「啊！我的朋友，你的英勇是無可比擬的，前天，你才殺敗了那頭猛獅，今天又戰勝了我們共同深恨的敵人，救了我們，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這回事的。」

「那裡的話，這只是你們所做的，引起我一時的意興罷了，而且從前你收留我，使我銘感無極，今天幸得天主允許，俾我稍稍的給你效點力。」

「但是，這是什麼一回事呢？」董·羅列古訝異的問，「你怎會走到這裡來的呢？」

「這全是為躲避暴虐的托利多王的怒火，因為我殺掉他豢養的猛獅，他便決意向我報復。還好，我們在夜裡逃出了他的勢力。但在倉惶中迷了路，我們便權且歇息，等候黎明的來臨。破曉時分，我們就動身了。看啦！我們來得竟會這麼湊巧！」

「不用多說了，這個自然是上主的安排，倘使不是這樣，我們這隊人馬的生命，早就完了。」

「啊！若果你們這樣的被殲滅了，一定再沒有人曉得你們是怎樣死掉的。」董·余巴斯定

興奮地說：「現在我們看看乘與內有的是什麼寶貝，竟值得舍權爲它拼命。」

騎士揭開簾子往內一看，祇見端坐着兩個穿着亞剌伯裝束的少女，臉孔給面幕遮着；一個的態度極爲莊嚴，別一個却顯出惶恐的樣子，董·余巴斯定揭起她倆的面幕，發覺其中一個是愛瑪的女兒。這時他驚異地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騎士們！你們要保持着已往寬大的氣量，和良好的名譽。」嘉斯達莊嚴地說道。

「啊！嘉斯達，亞利滿的女兒！」董·余巴斯定溫文地說：「哦！嘉斯達，你認識我的，我答應你，如今你會看見公教騎士尊重婦女的證據了。」

「我要俘虜一個人，而那個人就是在托利多城曾拋却一切顧忌，慷慨地照管我的義父的，我能這樣做麼？不！不！一定不會的，連這樣的念頭也不會有，更加以你從危險中把我拯救出來，這種恩情，你的僕人決不會忘掉的。嘉斯達！你現在可以自由了，而且我們極甘願依你的心意做去。如果我早曉得這些摩爾人是你的侍衛的話，我一定會繞道而馳的。不過現在由你作主罷，如果你要返回托利多城，我們就伴妳走一程。」

「這是不可以的，」少女憂傷地說：「我沒有得到回家的命令呢。」

接着她說明自己是望教人，因這個緣故，她雖然還沒有受過聖洗，但是她的父親已遺棄她，要押禁她了。

董·余巴斯定和董·羅列古聽了這話，欣慰極了，不住地讚美上主的安排，因爲祂竟能在這個回教少女天真的心懷，燃起這一朵旺盛的愛主神火！目前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爲這個少女找一處住所；而且這住處應該能夠抵禦撒拉仙人強力的攻擊。因爲她的父親若聽得自己的

女兒落在公教徒手上，一定會盡力從公教人的手中奪回自己的女兒的。

董·余巴斯定和自己的同伴磋商了好一會，終於認為董·嘉治亞斯的堡壘是最穩固。因為那所堡壘外的兩道堅固的城牆，已是很好的防禦物，若再加上了董·羅列古屬下的騎士來守衛，便不愁撒拉仙人的攻擊會取勝了。

「至於董娜，伍拉加，」董·余巴斯定說：「我深知她一定會很樂意地收納那個曾在獄中，安慰她丈夫的善心人的。」

嘉斯達公主一點也不猶豫，立即跟着騎士們起程；三天以後，他們到達了董·嘉治亞斯的堡壘。

堡壘的女主人和公主見面時，那一番喜悅的真情自然是溢於外表，可無需筆者來描摹董·余巴斯定，在替她倆介紹以後，便對那高貴的女主人說：

「親愛的夫人，現在托利多城君主的女兒請求妳暫把這堡壘給牠做避難所。她慷慨地棄絕了讓罕默德的信仰，歸回基多的懷裡；爲了基多！她把父親的家業，和薩拉哥沙王子所缺的王后的職位，完全捨棄了，却把自己的身心，全奉獻給萬王之王……」

「不要說了。」嘉斯達打斷了騎士的話頭，「這少許犧牲，並不算得是什麼特異的功勳，不過祇是盼望能給天主增一點光榮罷了。」

「我是不能不這樣說的，公主，即使我把妳在監牢裡援助董·嘉治亞斯的事情，完全說給這位夫人聽，也不會減損妳的謙遜的，因爲事實確是如此。」

「是的，」董·余巴斯定繼續說道：「這位勇敢的少女，可說是我平生所認識的女子中最

勇敢的；她不時在亞利滿的監獄中，逐一向困在囹圄中的公教人慰問，她特別看護了董·治亞斯，給了他不少神形的安慰，以減輕他的困苦。而且爲贖回董·嘉治亞斯的自由，她連自己最珍貴的頸串也犧牲了。」

聽着這些說話，這位高貴的婦人，眼中充滿着晶瑩的淚珠，伸着兩手，從口中發出抖動的聲音說：

「天主！我該用什麼說話來讚頌您呢？感謝您，使我能接近我丈夫的有形護守天神。呵！嘉斯達，妳施予我的恩惠，我該怎樣才能報答妳呢？此後，妳可算是這堡壘的主人，我將要虔誠地作妳的忠僕。爲了妳，這兩個小女兒的父親的生命，才得延續着。」

『我想請求妳給我兩個恩惠，』嘉斯達說：『第一，因爲我的肉軀和靈魂，已完全隸屬於救世者，所以懇求妳趕快讓我得着領洗的大恩。』她說時，雙目閃着的光，像嬰孩看着慈母似的甜蜜，望着董娜·伍拉加，『第二，請妳別忘記，現在站在妳跟前說話的人，早就失掉了母親；更可惜，現在連父親也不可親近了。』

她末一句話尚未說完，董娜·伍拉加已親切地摟她在自己的懷中，兩人心心相印，母女間的愛，無形中就產生了。

『很好，我的女兒！我就做妳的母親吧，但是我不願給妳一個平庸的母親所有的愛情，我願我的愛，超越一總的母親，虔誠地維護妳，妳稱呼我做妳的母親，我很願意接納這個甜美的名字；不久之將來，在領洗池畔我是最接近妳的一個人。』

這位高貴夫人的兩個女兒，也照着母親的樣子，親熱地和嘉斯達親吻和傾吐心中

『唉！假使這個堡壘的主人，我的丈夫也在這裡……』董娜·伍拉加嘆息着，憂戚又來磨難她柔嫩的心了。

『夫人，妳要剛毅些，』董·余巴斯定着急的說着，爲把她的閒想打斷，『他快要回來了，真的，我的心告訴我，不久以後，他就要回來和我們同聚在一起了。』

自然，當天晚上在堡壘中是有一番高興的。數天役：嘉·余巴斯定差人到卡斯提爾去報告國王知道，嘉斯達願意奉教，已離開自己的家，暫住在董·嘉治亞斯的堡壘內，同時騎士要求國王差遣些兵馬來協助防衛。

國王悅意地接納了這個請求。他願意用全力護衛嘉斯達，不過他覺得這樣不夠，還想請嘉斯達到他的宮殿居住。

對於國王這番美意，嘉斯達不敢推辭，但是她却喜歡在領洗之後才動身，因爲她已熱心地在堡壘的神師依斯多羅神甫的指導下學習教義，預備領受聖洗。

董娜·伍拉加收留了這個少女住在堡壘後數天，亞利滿便遣了一個使者來見她，叫她趕快把公主送回，同時答應在她送還公主以後，亞利滿王也會把董·嘉治亞斯釋放出來，做交換的條件；但是如果她把公主挽留不放，那麼她和堡壘內的人，都會陷入一個危險的境地。

可是堡壘的女主人，對於這些驕傲誇大的言詞，毫不放在心上，祇嚴肅的向使者說：

『公主有絕對的自由；她來這座堡壘，乃是她個人的主意，她居留此地與否，我並不過問，不過我却不能放棄收留行旅的神聖律例；她儘可以今天走的，但是如果她願意留在這裡，那末我就萬不能出賣在我家棲居的客人。至於我那在繆綉裡的丈夫，』她說時，臉孔顯得更嚴肅。

：「他生命的自由，是掌握在全能者天主的手裡，我不能為得回我丈夫的自由，就畏怯地出賣那個可愛的過路旅客。在天主那方面，更不願我幹出這樣的事。你還是回去告訴亞利滿吧；如果 he 因着自己的女兒離開了他，而加增苦，嘉治亞斯的苦楚，那請他當心；我們的騎士早遲會跟他算帳的。」

使者見到威逼的計策不生效力，便要求一見公主，希望能打動公主的心。他的要求，董娜·伍拉加並不阻止，立即使人通知公主；她也答應了。

會面的時候，亞利滿的使者盡量說出她父親所有的財產和光榮，並其他種種令人動心的說話，想來搖動她的志向。可是公主鐵石似的心腸，聽着他諂媚的言語，毫不動情，最後，冷淡的答道：

「煩勞你給王上通告一聲：他的所有，請他放下吧，不要再勉強我了，還是忍耐好一點。因為我不能聽從這樣的命令！我很願把自己整個獻給我們的救世者，永遠事奉他。你也不妨老實對王上說：嘉斯達除了天主，人類的救主以外，不能再有別的配偶了。我也不會忘記兒女對父親應有的尊敬，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比他更能吸引我的愛心。我將要一輩子替他禱告，求生賜給他能明哲地分辨宗教的真偽。」

使者聽到她的說話，知道多費唇舌也是無濟於事，便向她深深鞠一躬，告退回托利多了。

數天後，亞利滿又差遣別個使者來謁見董娜，伍拉加。這回的言詞跟前次大不相同，語氣是和婉的，並運用愛瑪的名義允許：假如她將愛瑪的女兒送出，並嘉治亞斯立刻得回自由，另附送十萬至二十萬金洋。不過這位尊貴的女主人，仍然加以拒絕。愛瑪的使者，祇得靦腆地

走了。

就在這個使者回去的時候，卡斯提爾的國王向愛瑪提出嚴重的警告：如果他再兇狠地在董·嘉治亞斯的身上來洩憤，那麼，他們的戰爭便從此開端。

董·伍拉加眼見事情轉變得這樣快，不禁深服全能者的安排，竟是如此妥善。她的勇敢加增了，她的心也急切地盼望這個拯救的鐘聲趕快敲響起來。

事實上，在不久後這個鐘聲便宏亮地敲响了。

在嘉斯達領受聖洗禮的前一天，堡壘的居民突然聽到郊外傳來一陣雄亮的號角聲，他們都跑上堡壘的吊橋上看個究竟：在堡壘外的叢林中轉出一隊騎士，為首的三個人，精神矍鑠。他們的體態一映進堡壘內的居民的眼簾，大家都發出一陣莫名的愉快，原來是董·嘉治亞斯歸來了，由董·羅列古和委羅斯陪伴着。

堡壘的女主人，立即和自己的女兒撲上前，跟自己所愛的人擁抱。她們見到自己曾為他使盡人力，挨過無數克苦，以及流了不少眼淚的人，竟得無恙歸來，當下內心的快慰，確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

待她們恢復原來的狀態的時候，董·嘉治亞斯便開始敘述他脫險的經過：

「亞利滿的野心和罪惡已是洋溢於外了。

「不論他是公教徒、猶太人或是回教徒，對他的貪婪和暴虐，都在暗地裡埋怨着。公教人惱恨他的遠因，是他對一般教胞妄施暴虐，近因是他蠻橫無理地俘虜了我，并且不准用金錢贖回。而猶太人却是討厭他貪虐無厭的行為；許多時他們老是狠毒地咒罵他，直至最近，他竟押禁

了他們所共同敬仰的賓達未。至於同他屬於回教的摩爾人，他們也正在醞釀着推翻亞利滿的王位，緣因是他兇橫地對待了他們共同敬愛的嘉斯達公主，而且有一種謠言流行者，公主是被押到一處隱密的所在，受餓而死。這種種反動，起先還在暗裡沸騰着，不敢明目將胆表露出來；但漸漸的却變成了蓋在灰中的紅炭，給微風一吹，火舌就吐出來了。而且那些蓄意反叛的政黨，又乘機煽動。果然不久以後，反動就如火藥庫爆炸一般，再不能施以一點壓制。暴虐的君主，迫得倉惶地攜着自己最珍貴的財寶，乘夜從地道逃出國境，到薩拉哥沙的王宮避難。

「在亞利滿逃走後幾天，阿刺伯人殷奇就登了王座，奪過掌管托利多的權柄。他爲要討好公教徒和卡斯提爾的國王亞方素，便把在獄中的公教徒全數釋放，爲此我也得回自由，起程回堡壘來；途中，漆巧遇見了要探訪董，余巴斯定的董、羅列古和他的部下，我便加入他們隊伍走。後來，又遇着要到堡壘探望神子的委羅斯神甫，於是我們便湊合在一起走路。」

翌日，公主便在委羅斯神甫的手領受了聖的洗禮，籍入新的生活；亞方素王在這洗禮中，做了她的代父；董娜、伍拉加則照她說過的，做了嘉斯達的代母。跟着在彌撒中，聖善的鐸德把麵形祝聖爲吾主無玷的羔羊之體，由他的手送進公主溫良純正的內心。旁人只見她全身好像發出奪目的光輝，端正地跪着，她的面貌現出了宛如夏季黎明時天空呈現出的彩霞那末美麗。

聖祭以後，嘉斯達誠摯地跪在祭台前的地上，舉着雙手，高聲對救世主說：

「我的主，甘飴的耶穌，我感謝您，永遠的感謝您，您是這樣愛您卑下的婢女，把她選入您預選的羊群中，得成您的女兒。我要永遠的讚美您、頌揚您。現在，在您的台前，我要說：今後我要變成您的所有，我要盡力事奉您，追隨您的後塵。我願意天國上諸神聖所唱的讚主歌

，也有我的一份。」禱畢，便默默地爲自己的父親祈禱。

這時她真是快慰極了。她，愛瑪的嬌女，已得着世間萬有的根源。以前她所熱望着的，已蒙至聖天主俯允，而能夠切實享受主子耶穌超過普世的至甘倍的情愛。

一天早晨，亞方素在和她閒談中，偶然問到她奉教的緣故。

「有一天，我經過牢獄的時候，基多的寵佑使我站下，要看看獄中的囚犯們。湊巧我見的是那些無辜的公教人的囚禁所。他們對於一切刑罰的忍耐，鐵般的剛毅志向，虔誠的禱告，全映進我底眼廉，使我萬分的詫異；另外，那些受難的英雄，他們的臉上，都顯着一種愉快的態度，這更成了勾引我向他們的信仰探索的導線。

「朋友！你們受着這樣多的磨折，竟能堅忍支持，是誰供給你們力量的呢？在死亡的黑影面前，有什麼東西會教你們這般喜樂呢？」

他們都從懷中掏出一個釘着一個人的十字架來，指着它向我說：

「小姐，妳看，這就是我們的主子耶穌，他是天主的兒子，降生成人，做我們的救贖的盼望。祂爲我們受盡了千辛萬苦，卒至釘死在十字架上。在全部苦楚之中，祂不曾吝惜過一點血液。祂的苦難，給了我們整個安慰，使我們剛毅，奮勇到底。雖然伴隨着我們的是殘酷的毒刑，我們也絕無懼色的；對死亡的來臨，我們反覺有無限的欣慰。」

「這些誠實的出自內心純摯的說話和行爲，深深地刻在我的腦中；於是我也急切地盼望，能夠認識這一位耶穌，看祂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

「你看啦！天主真是仁愛到極點的，祂終於指引我走進委羅斯神甫的獄裡。我見了他，不

由自主的要把自己心內的積蘊，向他傾訴；委羅斯神甫聽後，我見他宛如天神般的快樂；他指引我研究公教的教義，教我信仰耶穌，欽崇他是至聖天主的兒子。結果，神甫把我的眼睛開明了，使我清晰地明瞭了回教的虛偽。從那時起，我就有了切願領受聖洗的意思，現在總算滿足了我的渴望了。」

正說間，只聽見堡壘的瞭望台的軍號高唱着，報告有貴客光臨；原來是賓達未和他的妻，到堡壘來向董，余巴斯定獻禮，感謝騎士那回替他戰勝亞利滿的猛獅，替他雪了不白之冤。

伯多祿替他們通報後，接着，他兩人便跟堡壘中的各人會面了。董，嘉治亞斯一見他倆，詫異地喊道：

「你好嗎？賓達未，請進來，爲了我，你也受了不少驚怕了。」

「尊貴的先生，」賓達未回答說：「過去的事情，已是過去了。不錯，它雖然給了我很多的磨折，但却成了我的最可讚頌的一段史蹟。它教我辨明了黑暗與光明的分野。現在的賓達未和薇麗庵，也是欽崇着你們所信的天主，我們信耶穌。基多是天主之子，祂是救世主，我倆是靠託祂的十字架影的蔭庇，向永生的路途前進的。」

這一段話，叫在場的聽衆很感動，衆人的內心，都滙流着基多的神樂。

委羅斯神甫感動極了，用着熱切的口吻喊着：

「啊！今天，主的降福落在這群子民身上了，這些兄弟們今天都成爲真實的夏伯蘭的子孫，因爲他們都已篤信他們的先祖夏伯蘭切望的救世者！」

尾聲

在董·嘉治亞斯堡壘內的快樂日子經過幾個月後，亞方素國王親自統率一枝軍隊向托利多城進攻。董·羅列古和董·余巴斯定伴着董·嘉治亞斯率領了他們所有的最精銳的騎士跟隨着。回教徒雖然拚命抵抗，然而終於給公教的騎士戰勝了。新登王位的殷奇勿勿地帶了他的家屬和親信，逃到華蘭沙城。

公元一〇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亞方素國王和他的部下高唱着凱旋之歌，榮進托利多城，由勇猛的董·嘉治亞斯和董·余巴斯定兩位騎士陪伴着他，齊到亞利滿的宮中歇息。

不久，托利多城最壯偉的回教堂，一轉而成爲公教徒祈禱之所，成了後世西班牙國最受人敬重的聖殿。

榮進托利多的下一天，王國和屬下將兵一起奉獻了一台謝主的聖祭，大家虔誠地多謝天主賜與他們的勝利。至於董·嘉治亞斯和董·余巴斯定在城中曾受過無數苦楚，在這回頌謝天主的聲中，他們更特地獻禮以謝天主仁慈的照顧。

在托利多城歸降後，連接着有數个城市投在卡斯提爾國的權下。

亞方素王的光榮使亞利滿懷了滿胸的憤怒和失望，王冠和女兒的喪失更是把他的心創傷了；末後，他過了幾個月咒罵公教的生活，便死了。那要和嘉斯達結婚的薩拉哥沙王子，思想比較高尚一點，他把亞利滿的遺產，一文不欠地送還了嘉斯達，連那條勾引一切禍患的頸串也送還了。不過公主對這種塵俗的財寶，一點也不貪圖，她爲了表示自己整個是主的，便把遺產分配淨盡。她把一半贈給了托利多城的公教會以幫助窮人，四分之一送給她的救命恩人董·羅列古和董·余巴斯定；至於那條頸串，却給了董·嘉治亞斯，因爲它本來就是董·嘉治亞斯的贖身代價。董娜·伍拉加與她的兩個女兒也得了一部分的贈與。這樣分配後，她以餘下的少許，在必於加築了一所簡陋的小修院來安身，又請了委羅斯神父做院長，指導她修德成聖。這個不惜犧牲的女子，生活在基多之內，專務修德的事，所以不久後，她的神業上就有很大的進境。她在修院中，凡有人來求她幫助，無論精神的和物質的，她都竭力張羅，因此不少的可憐人，賴着她而得救。在她入院後，除了參加董·余巴斯定和董·嘉治亞斯大女兒的婚禮以外，終生都居在修院中。而且當這次婚禮完畢以後，她向着自己所愛的人們作了最末一回的告別，她也服侍了委羅斯神甫的臨終，那聖善的神甫年高德茂，天主就在嘉斯達全心奉侍之下，把他召回天堂。在公元一一二六年，天主也把她——耶穌的忠信的淨配——接回天堂，享永遠的福樂。

此後嘉斯達的名字，直至今日仍爲西班牙人所尊崇，特別是托利多和披蘭哥兩城的居民，竟把她尊如聖女，每年四月十九日，便熱心地給她舉行慶賀。

新青年小說叢書

第三輯

徵求基本訂戶

敝館茲因物價高漲，成本加重，不得已將各版圖書

售價略為增改。自明年元旦日起，新青年小說叢書，每

本一律實售港幣一元五角。茲為優待基本訂戶起見，凡

預購全輯（六冊），特價港幣八元；內地函購，全輯

國幣八千元，免收郵費；訂購十份以上，附贈二份。

慈幼印書館
謹啓

蘇冠明主編

新青年小說叢書

第二輯 第六種

魔 獄

IL FANTASMA DI TOLEDO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港幣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滙費)

譯述者 紀 殷 典

校訂者 魯 微 達

發行者 慈 幼 印 書 館

印刷者 澳門聖母無原
罪兒童工藝院

發行所 慈 幼 印 書 館

澳門風順堂街 十六號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一七九號

上海杭州路七四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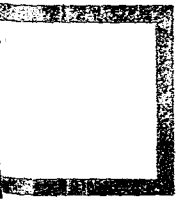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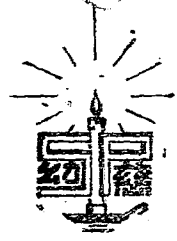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NO 0001

87

443936

1/2



H.K.\$1.10